

《安多政教史》（上部）

智觀巴貢卻丹巴繞吉 著

禮贊詞

南無薩日巴加古熱唯。1

遠離諸生壞，具足二潔淨，法性華竟盡，自性潔光明；
正確觀諸法，究竟無漏智，功德極圓滿，洞澈諸相藏；
空性眷屬中，常發大法音，妙相遍空域，受用備圓滿；
事業方便相，一切都圓滿，等覺四身2尊，甘蔗人3佑我！

* * *

教政法之理，如放億光明，皓月之利樂，水蓮得盛開；
為在眾生海，信解之池中，無阻而順利，恒常去入行；
講修穹窿中，隨侍常運行；向印度與藏區，支那諸地域；
弘揚聖教者，諸大聖哲眾，上師足蓮前，虔誠來頂禮。

* * *

觀世音自在，持蓮花聖者，行化之境內4，北之北區域5，
釋尊顯密教，如何得弘傳？為使此神奇，千萬珍寶藏，
得以能掌握，辨析著此書：《入史海津梁》。願我有志者，
含識諸士夫，同事諸會眾，以歡樂之舞蹈，運用此資料。

注釋：

1,意為“頂禮全智一切上師尊！”

2,四身說法，共有三種。此處所述，乃指佛之自性身，智慧法身，受用報身和變身等四身。贊頌詞乃藏區學者於其著作正文之前對菩薩等頂禮贊頌之通例。原文為長偈體，每偈四個長句，譯時每句分作四個分句。偈中第一長句頌自性身，第二長句頌智慧法身，第三長句頌受用報身，第四長句前二分句頌變化身，后二分句則祈求怙佑。

3,為釋迦牟尼佛別號之一。

4,根據佛經神話，藏區乃觀世音菩薩行化之區。見《西藏王統記》等。

5,北之北的解釋，見第一章。

第一章 藏族地區概述

自聖城 1.金剛座 2.向北，據說經百由旬 3.，有具祥薩迦大寺 4.由此再向北經百余由旬，即大多麥 5.地界。藏區分為上、中、下三部。上部為阿里 6 三圍，這個地區又復分為：布讓 7.芒域 8、桑噶爾 9 三部為一圍；黎 10、祝夏 11、罷蒂等三部為一圍；象雄 12、上下赤代等三部為一圍。中部稱為衛藏四翼 13，先前，藏地區分為治如、如拉兩翼，衛地區分為伍如、約如兩翼。但法王固始汗征服西藏十三萬戶，將其獻于達賴喇嘛之后，則又分為治如、雲如、貝日 14.貢日四翼。下部稱為多康六崗 16，即撒茂崗 17、察哇崗 18、瑪爾康崗 19、包柏爾崗 20、瑪爾扎崗 21、木雅崗 22，這些都屬於中康的範圍。此外，又劃分為三崗，即原多康地區，被稱為瑪爾康，多麥被稱為野摩塘 23，宗喀被稱為吉塘 24。在《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等經籍之中，所說的“觀世音菩薩行化地雪域國土”，指得就是藏區這個地方。《噶當書》中說：“東方金剛座北方，有補爾嘉 25.藏族地。”

總之，藏族地區，特別是西藏雪域之所以得名，乃由於“雪山猶如水晶之寶塔，低湖猶如碧玉之曼遮 26”之說，這裏是在說岡底斯山至瑪沁雪山之間，有稱為“護有藏區的八大雪峰 27。”若以聖教之水流源來自何處？蓄集于何地？形象地加以說明其緣起時，則所謂“雪山猶如水晶塔”者，乃指岡底斯山雪山和瑪沁雪山的雪峰，而所謂“低湖猶如碧玉之曼遮”者，乃指嘉地區之拉摩神湖 28 和青海湖以及東方之大海等。其雖說不一，按需結合聖地和補特伽羅兩者為宜。

法王松贊干布在談論自己地區的特點時，說道：“咱日 29.神山上，自生勝樂像，珍貴多曲河，導源于其處；岡底斯山，五百羅漢像，甘露之神水，即在此山上；結熱岩山上，自然顯文字，空行手印峰，該處突兀峙；瑪法木措湖，龍王菩薩處，具功德之水，即源于該處；赤消嘉摩湖 30，龍臣菩薩處，所有大河流，都受它裨益；南措秀摩湖中有聖菩薩；唐拉雪山岩，五百羅漢像；卜措湖之洲，龍王菩薩處，卡伍雪山上，眾多羅漢像；山高地潔淨，歷神繞雪峰。”

上述這雪域，若局限于衛藏地區 31，則其範圍似過于狹小。自通天河之色吾河谷 32，北逾巴顏喀拉山，其東麓有阿慶岡嘉雪山 33 與多拉山 34，據說由於摘取這兩座山峰之名的首字，合併起來把自此以上之區域稱為“安多”35 云。此處之水，匯合起來流向瑪云秀茂川，稱為黃河。流經索羅瑪 36，或稱作扎陵湖川，折向南流，自此河灣以下，才是安多區域。若按三大藏區的劃分來說，則自阿里的貢塘至索拉夾窩山以上之區域，稱為衛藏法區；自黃河河灣以上的區域，稱多朵人區，自漢地白塔山 37 以上的區域，則稱為安多馬區。

復次，分北方雪山邦為衛藏兩個地區的政治與宗教，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是無與匹敵的，是聖山的出處，而從中康地區各個教派的教理弘傳及其權勢和享用各方面來看，也都昌盛發達，相形之下，安多地區則在區域、政教各方面都範圍狹小、規模不大，似沒有值得論述記載之價值。然而班禪 38 噶雅達惹說道：

“作為修善行者來說，比起印度，則藏區水質甘而美，氣候熱涼又均勻，一切生物比較少，食物營養又豐富，我今不想回印度，將在藏區常留住。”

如上所述，則安多這個地區，從情、器世間的角度來說，修法之聖地和依止處極為优越。綽浦譯師 39 在敦請班禪釋迦師利 40 時所上的請求書中說：

“摩竭陀等文明出處地，已被罪惡軍隊摧毀盡，烏仗那、迦濕彌羅、泥婆羅，充滿著邪行難以理喻，而今弘揚聖教之地方，只有藏區，敬請蒞北地！”

邇時，在印度和尼泊爾等處，雖有許多大班智達，可以視為聖教之出處，但由於聖教需向北方之北方轉移之緣起，猶如樹木之分極杈，就發展條件而言，藏區則頗占優勢。因此，垂空譯師索南嘉措說道：

“總之，三世諸佛之慈悲，佛子白蓮之恩德，藏區這片土地上，似同印度等福澤。”

這雖是頌揚之詞，但也可以想象其實況。

佛子持白蓮行化之地，藏區之一、第二北方、多麥區域中聖教逐步發展情況敘述開始部分。

注釋：

- 1.指古印度。
- 2.釋迦牟尼證覺成道之所，亦稱為菩提道場，在古印度菩提伽耶城，為佛教主要聖地。
- 3.古印度長度單位，一由旬約合一十二公里許。
- 4.亦譯作具德薩迦大寺。
- 5.元明時譯作脫思麻。
- 6.這是吐蕃時代的阿里範圍，阿里三圍亦音譯作“納里速古魯孫”，其區域大于今西藏之阿里地區。
- 7.阿里普蘭縣。
- 8.西藏自治區阿里普蘭至后藏昂仁、吉隆等縣地區古名。亦有指今拉達克地區者。
- 9.阿里普蘭縣境一地名，亦譯作桑迦。
- 10.吐蕃時代新疆南部于闐一帶地區的名稱，有的書籍中包括今甘肅的敦煌一帶。
- 11.即唐時之大小勃緯。
- 12.即唐時之羊同，其地在阿里地區札達縣。
- 13.元明時，衛地亦譯作“烏思”藏地則作“藏”，合稱為“烏思藏”。
- 14.即五如之新名，亦寫作貝如。伍如，亦譯作“布如”。
- 15.即約如之新名，亦寫作貢如。
- 16.多康，元明時譯作朵甘或朵甘思。
- 17.亦譯作色莫崗。即金沙江和雅壘江上游中間一帶地區白玉、德格、鄧柯、石渠等縣地古名，元時屬刺馬兒剛等處招討使司，歸宣政院管轄。
- 18.亦譯作察瓦崗，即怒江和瀾滄江中間地帶八宿、左貢等縣古地名。
- 19.亦譯作瑪康崗，即金沙江、瀾滄江兩水上游中間一帶地區，昌都、察雅、芒康等縣地，元置亦思馬爾甘萬戶府，歸宣政院管轄。
- 20.亦譯作繡波崗，即金沙江、雅壘江下部中間地帶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和雲南省西部地區，元于此置奔不兒亦思剛百姓達魯花赤二員，歸宣政院管轄。 21.亦譯作瑪察

崗，即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黃河以南的南境至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原泰寧以北地區。
22.亦譯作木雅熱崗，即雅壘江中游東部地區，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泰寧（乾寧）一帶地區。

23.系多麥之古名。

24.系宗喀之古名。宋時唵廡囉在青海西寧所建之青塘城，即源於此。青塘系吉塘之異譯。

25.補爾嘉譯作悉補野。唐時譯作勃悉野，為藏區古稱。

26.曼遮，譯作“曼荼羅”、“曼陀羅”、“滿拏羅”等，系梵文 aNdala 之音譯，藏文意為“壇城”、“輪圓具足”、“聚集”等。為佛教密宗修法時之一種壇場。 27.八大雪峰，指位於阿里、衛藏、多康等處的雅拉香波雪山、念青唐拉雪山、瑪沁雪山、交欽董惹雪山和協伍喀惹雪山。

28.嘉為西藏山南地區桑日縣古地名，拉摩神湖亦音譯作拉摩喇措湖，為藏俗宗教聖地，是觀湖景以占卜吉凶及求示大喇嘛轉生的方向、地區之處。

29.在西藏之察隅，為藏區的神山之一，稱為勝樂的神地。

30.青海湖的別名。全名為赤秀嘉姆措！

31.此處雖在解釋上文所提各地不僅限於衛藏區域，但未能說明松贊干布時代多麥地區尚屬於吐谷渾等情況，顯系后人托名之作。

32.亦稱為色吾科，，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曲麻萊縣。

33.按阿慶岡嘉雪山，在今青藏公路之東，色吾谷以西，雪峰連綿不絕，為青海省柴達木、玉樹和果洛三區的界山，它不在色吾河東，而是巴顏喀拉山系西部的雪山。

34.亦有指作祁連山主峰者，稱為多拉仁摩。

35.亦譯作阿多、阿木多。

36.在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鄂陵湖北，亦譯作索洛瑪。

37.在甘肅省永靖縣，即今劉家峽水庫原址。

38.班禪原為對博學者之尊稱，亦譯作“班欽”，與班禪額爾德尼之號有別。

39.綽浦譯師名強白巴（1173～1225），綽浦噶舉派的著名僧人，曾延請三位印度班智達到西藏弘法並建造綽浦彌勒佛大像。

40.此師系佛教著名那爛陀寺的最後一位座主。

第二章 著述的依據---參考書目

首先，于此列舉總論或分論聖教發展情況的教法史、傳記等參考書目如次：法王松贊干布的《遺教》（《柱間史》）；《桑葉寺志廣論》即《拔協史》大、中版；《庫敦宗哲雍仲大史》（或作《鎮壓邪見廣論》）；德敦《教法史》；雅壘覺沃《教法史》；遍知布頓氏《聖教教法總史》；《青史》；蔡巴《紅史》；司徒絳曲堅贊《遺教史》；佳摩格隆《聖教教法總史》；周巴·白蓮教法史《聖教蓮花增盛赤曜教法史》；巴臥·鄒拉程瓦《賢者喜筵》；聖那繞巴六法請問者第二十二京俄·索南堅贊《千光開眼教法史》；艾力巴班智達·曼蘭楚丞《教法史》；甘木甘巴·敦主貝《明細聖教教法史》；達波·鄂賽森格（格志瓦·楚丞森格）《教法史》；雪敦材瑪《教法史》；夏蘇巴·扎西南嘉《如意利樂極盛

滿願教法史》；《噶丹洛戎教法史》；隆慶然絳巴《教法史》；嘉賽圖卻多吉《教法珍寶庫史》；勒青袞嘉巴《噶當教法大史》及其附錄《明燈再顯記》；班禪伊喜澤摩《噶當教法史》；索南拉旺《噶當教法史》，

《噶當教法史意飾》；喀爾那譯師《噶丹教法史如意樹》；《黃琉璃》；一切知貢喬吉美旺波《噶丹教法史拾遺》；噶勒丹錫勒圖鄂賽巴《教法史》，瑙布桑波智者《教法史》，達壘扎巴《噶丹寺志》，以上三部教法史，一切知喇嘛 1. 評為是正確可信的著作。第一世嘉木樣《殊勝教統表（佛歷）》，塔瓦·隆主仁欽《格丹教法史》；被稱為木雅·多吉桑布轉世的楚丞貢布《噶丹教法史》及《密乘城教法史》；藏瓦七傳承之第六傳承聖·洛錐丹巴《格丹教法史》；象雄善知識班覺爾桑布、善知識·多吉貢布、理塘堪布·洛桑曲札等所著的三部《教法史》〔F《中、印教法史》；《印度寺廟志》；覺旦·索南桑波、曲吉扎巴、赤智·洛桑旦貝尼瑪等著作《禁食齋傳承記》；仲巴·嘉察巴、五世班禪洛桑耶喜、達然巴·洛桑曲札、森廈堪布的學生阿旺曲札、雍增·耶喜堅贊等著作《菩提道次第傳承記》、《八十成就者傳》；四世班禪確堅 2.《格丹恒特羅密道傳承記》；色拉寺麥扎倉堪布扎巴克珠《噶丹寺歷屆堪布傳珍寶華鬘》及《噶丹寺夏孜扎倉志》；《大譯師達爾瑪利別解脫律儀傳承記微顯明燈》；班禪·索扎巴與其雍增合著的《昆奈耶教法史》；班禪釋迦喬登《仲觀教法史》；化身佛·索南耶喜旺布《聖教總敘》；布頓《勝樂、集密 3. 時輪、瑜珈四教法史》；戎智噶巴《瑜珈師傳承錄》；恰譯師三世仁欽曲嘉《時輪教法史》；《世尊、七代付法藏師、七有緣者傳》三種，《密集、時輪、大威德、勝樂等教法史》，《印度佛教史》；成就者·塞爾登巴《〈五次第論傳承記〉了悟史》；一切知嘉木樣協巴《大威德教法廣史》；藏顛《勝樂往事記》；夏爾本卻巴·貝丹扎巴《黑鵬教法史》；加敦袞噶宗哲《白文殊教法史》；綽浦譯師·突結欽布《教法史》；穆增卻瓦《教法史》，《庄且爾辛塔僅史》；五世 4《極大圓滿教法史》鎖堆巴·洛錐堅贊《普爾巴 5. 教法史》，《辨析多聞子真賽瑪及外爾噶艾德教法史》；噶瑪讓迥多吉《證道道歌史》；持明·白瑪程勒《密集經灌頂傳承錄》；甘顛·恰多爾瑙伍《北伏藏傳承記》；拉堆·喜熱貢布《噶舉派諸上師傳》；向·焦朱喇嘛等著《焦派世系珍寶鬘》；京俄《靜修法源流》；吉麥巴隆木巴曲札或稱為歇伍譯師·袞噶曲札《語錄教史》；貝丹喇嘛《道果傳承史》；喇嘛丹巴索南堅贊、阿里巴·楚丞鄂賽爾《道果教法史》；博聞者·魯珠嘉措《道果教法史及教歷》；嘉木樣欠孜《道果教誡法源密乘弘廣記》；俄爾巴貢喬隆主《教法出世記》及桑吉隆主的《補遺記》；阿米·阿旺袞索《語錄教法史》；薩迦巴·袞噶索南所著《勝樂、怙主、道果教法史》三種；夏爾巴強巴袞噶扎西《怙主史》；交·絳曲貝丹《簡史及大護法出處記》；萊隆《護法神嘉措傳奇》；

洛隆宗巴·達擦才讓嘉布《噶舉派教法史》；桑吉達爾布貝桑《噶舉派教法史》；司徒丹悲寧歇著《噶舉派教法史》上函及蘇爾莽·松熱嘉措著《噶舉派教法史》下函；；霞俄《噶舉派教法史》；司徒確吉旺秋著《噶瑪教法史》及蘇爾莽袞恰所著的《補遺記》；大隆夏仲·阿旺南結《達壘派教法史神奇之海》、《娘地區上中下三部教法史娘上下地區聖地記》《江孜教法史》；《木雅教法史》；日奎喇嘛釋迦袞噶《木雅五智者傳》、《波密教法史》；拉貢·彭措南結著《然拉教法史》；喀那巴·多吉才旦著《奧喀教法史》及《聲聞傳》，《覺巴派史正誤明燈》；《新舊玉圖傳》；《醫學史知識極明》；向麥巴·索南耶喜堅贊《醫學史日照蓮園》；仁欽登瓦·洛桑嘉措《醫學史大仙意飾》；察戎

瓦《醫學史善緣捷徑》；蘇喀巴《知識總綱》；第悉《醫學通論》；噶丹巴·聖·耶喜圖丹嘉措著《噶丹寺志及夏孜扎倉志妙吉祥心要意飾極明寶鏡》、《絳孜扎倉志空前寶錄見者顏開》、《多康教法史開啟希奇語言百門寶鑰》、《族譜插敘珍珠婆羅樹》等五部；《霍爾五部史》；大成就史者·噶登嘉措著《安多教法史總綱》（頌題與散文兩種）；《李家土官喜饒貝桑》、《多麥諸禪林志略》；班禪《香巴拉國土注疏及聖地傳奇千奇出處》；嘉賽噶桑圖丹著《法王法胤源流》，《聖教聖地寶錄明燈》；聖喇嘛6.貢喬堅贊《漢藏蒙教法史》；敏珠呼圖克圖堅貝確吉丹增程勒《世界廣論》；公·貢布嘉《漢地教法史》、《五百羅漢史》；向袁著《五台山庄嚴明細志》；《清涼志》，章嘉繞貝多吉述，江隆班智達補遺；國師·才派《大蒙古王系》；扎巴謝珠《與王系有關漢藏教法史諸事如意》；松巴大堪布《佛教史如意寶樹》、《世界廣論希奇妙音》、《青海歷史奇妙梵曲》等三部；土官·洛桑確吉尼瑪《藏地諸派源流晶鏡史》；《教法史入佛教之海巨舟》上冊，俄爾瓦·貢喬隆主著，下冊，桑吉彭措著，《王統記明鏡》，拉薩香燈師·勒貝喜繞刻版，署跋薩迦·索南堅贊著；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西藏王臣記春華妙歌》、《史鑒圓滿青年喜筵》二部；釋迦桑布百戶《史鑒寶卷》；班禪·索南扎巴《王統與教歷》；拉尊·楚丞桑布《王統記》；寶雪巴·柔智叩《王統記》；堅貢袞索、薩勒索南澤摩、俄爾瓦·貢喬隆主、曲結尼代巴、藏瓦·強巴多吉堅贊、丹巴袞噶扎、夏爾瓦·強巴袞噶扎西、喜繞多吉、達倉譯師等著《薩迦世系》；洛臥大堪布古格曲貝桑波、灌頂國師·南喀桑波等著《俄爾夏瓦世系》五部，后者曾對克珠杰有所批判，對其回答載在全集的《散簡集》中；《岡波寺座主世系史琉璃華鬘》；《章底世系》；洛喬多吉《朗世世系》，此書亦稱為《靈犀寶卷》；班禪強巴林巴《雅爾捷巴世系》；

克巴·噶爾廈巴著《仁邦巴世系》；被稱為《多旺傳》的《大小蘇爾氏世系》；《第巴吉雪巴世系》，上冊，阿喀扎喜著，下冊，噶倫多喀瓦·才仁旺結之父夏仲阿旺倉悲央編；《第巴拉嘉日瓦世系》；多仁班智達·索南丹增編《多仁世系》；達壘鄂交巴·阿旺丹悲尼瑪編《熱喀廈世系》；《達壘世系》，由夏仲才仁旺結、達壘鄂交巴·阿旺確吉班覺爾編；《夏魯向氏世系》；強巴袞噶著《德格世系》；《止貢教法史》，止貢大房丹增白瑪堅贊著，他又著的《止貢傳承史》；《俄爾傳承史》及俄欽·桑吉彭措著《補遺》。尼塘曼嘉瓦《桑浦傳承史》；霍爾智叩·拉卜丹嘉措編《郭莽·交爾隆教法史補遺》；《達布扎倉傳承史》，上冊，森夏堪布·洛桑克宗著，下冊，由其弟子阿旺曲扎著，后者又著《且噶爾禪林世系》。仲欽巴著《然瓦麥傳承史及其教派支屬》；一切知嘉木樣協巴及門弟子昌都巴·帕巴著《昌都傳承史》；扎喜堅參官人著《洋登傳承史》；夏仲仁欽覺爾丹著《桑浦傳承史》，《瓊結山勝樂及具紫金色者志》；噶桑曲扎為喇嘛勒巴所著《阿里扎倉傳承史》；大具祥夏魯巴洛賽丹郡著《夏魯金殿傳承稀有教法史信仰入門》；古格雍增·洛桑丹增著《扎什倫布寺密咒扎倉傳承史》及被稱為白史的古《甘珠爾目錄》、《甘珠爾目錄朝陽之光》、《甘珠爾丹珠爾目錄聖教增盛》，上兩種俱系卷丹柔惹7.著；布頓著《夏魯丹珠爾目錄》；大司徒·絳曲堅贊所建內鄔棟《丹珠爾目錄》，由其弟子仁欽南結編；司徒鄒拉確吉昂瓦編《德格甘珠爾目錄》；徐欽巴楚丞仁欽編《丹珠爾目錄》；衛巴洛賽《甘珠爾丹珠爾目錄及教法史》；隆多喇嘛在扎雅所建《甘珠爾目錄》；雍增編扎喜散丹林《甘珠爾丹珠爾目錄》及《浦波且目錄》；格澤活佛·吉美才旺曲珠編《寧瑪派特羅目錄》；喇嘛強巴署跋的《奈塘丹珠爾目錄》；一切知吉美旺波編《卓尼丹珠爾目錄珍寶鬘》；喇嘛強巴編《四大寺及上下密宗學院形成記》；隆多喇嘛著《守持佛教大師及

佛教施主傳記、著述和文獻志》；第悉 8.編《五世達賴喇嘛金塔志廣記》；六世班禪貝丹耶喜著《七試達賴喇嘛嘎桑巴金塔志》；達浦洛桑确吉旺秋編《昌明前譯佛教蓮花上乘者丹悲堅贊金塔志》；卜爾察美增瑪的《寺志》；葉爾巴 9.《聖教增盛志》及《拉隆貝多爾瑪》兩部；《桑葉寺志》；《熱振寺志》，仲木·美捷程瓦編（包括沒有跋頁者）兩部，孔敦著《布達拉志》；《拉薩志晶鏡》；《帕旺喀志》；索南森格著《后妃園志》、《乃瓊和拉穆志》、《扎什倫布寺靈塔志》、《塘波且志》、《昌珠寺志》、《薩迦寺經像塔志》、郭容木大堪布袞仁著《薩迦寺及其經像聖塔志》；据日阿旺丹增程勒著《貢塘寺志甘露之水》；《木里寺志》；《木里王傳》；迦瑪巴紅帽系六世确吉旺秋著《工布聖地志》；洛桑丹增圖多智叩著《新建噶丹确派林志》；隆然巴《夏魯寺志》；《嘉塘松贊林志》；《噶雪卻科爾寺志》；

《德欽山志及其傳承世系》；《喀多散旦林傳承道歌》；《帕巴神廟等經籍靈塔錄》；《夏魯寺喀撒巴尼目錄》；《三次訓示瑜珈及多聞韻錄》；《夏魯寺廣記》、《曼荼羅數額》及《本曲仁波齊源流》三部，日替翁則曲丹悲堅贊編，恰譯師《印度指南》；拉唐譯師編《尼婆羅指南》、《金剛座指南》、《鄔杖那指南》。曼隆古魯與曲覺爾登扎巴著《香跋拉指南》；那南大德·噶桑確吉嘉措索南旺波、卷丹柔惹、陳康譯師索南嘉措、波克瓦等所著《世尊本傳》、《藤蘿花偈》、《故事如意樹果》；達爾譯師著《藤蘿樹疏》；布頓著《佛陀大傳》；夏瑪爾噶爾旺·确吉旺秋著《世尊十二故事記》；格耶·楚丞森格著《佛陀、聲聞傳記》；多喀爾巴·才仁旺結印藏文合璧《佛陀傳記五百頌》；恰譯師、奈塘巴、五世達賴、喀爾那譯師、登波且智叩、阿旺年扎等著《十六羅漢繞佛記》、噶當派《祖師問道語錄》及〈弟子問道語錄〉箋證、《覺阿 10.傳》廣論兩部；桑森乃仁巴·祁美饒吉、路拉·噶卜居巴、覺旦索南隆主、勒桑巴、乃寧袞噶德勒、苟交道登巴、阿里巴·阿旺堅陽尼瑪丹悲堅贊、瑪爾康鄂賽喇嘛·貢喬堅贊、克巴喜繞仁欽、達擦濟隴阿旺确吉旺秋、賽爾康曲結古那瑪底、雍增·耶喜堅贊、周嘉旺智叩等所著的《宗喀巴傳》；扎郭然絳巴·彭措堅贊著《宗喀巴傳》、《佛陀大傳》；貢如建桑著《傳記選擇》；扎雅·洛桑丹巴著《聖父子三人傳》 11.；《克珠杰傳》，色拉寺吉尊巴、德勒尼瑪等著；藏敦袞噶堅贊、洛珠仁欽森格二人合著《絳央曲結 12.傳》；扎底格喜著《大慈法王傳》 13.（頌體）；《巴索曲堅傳》，仲澤拉尊著《聖喜繞森格傳》；《聖·根敦珠傳》 14.，班禪耶喜澤摩與勒欽袞結巴著；《聖·根敦嘉措自傳》 15.；《聖·根敦嘉措傳如意寶樹》，洋瓦曲結肖勒南結著；拉結·貢喬結補遺及班禪索扎巴所著的傳；《勝者索南嘉措 16.傳幸運之車》、《索南嘉措十五歲以前之傳記（頌體）》及《聖·索南嘉措傳》，五世達賴、喀爾那巴、玉康巴·格勒隆主、秘書建賽巴等著《勝者云丹嘉措 17.傳》；玉康巴、喀爾那譯師著，蘇·曲英讓綽和曼綽·建央旺嘉多吉著《五世達賴傳》；《五世達賴誕生記甘露滴》；

帕旺喀·建央扎巴著；第悉 18.《云裳補遺》三函及《倉央嘉措傳黃金之穗》；達爾吉諾們汗著《倉央 19.氏傳》、《第七世達賴喇嘛傳》，章嘉繞貝多吉著；達擦濟隴著《勝者強白嘉措 20.傳瞻部大地莊嚴》、勝者隆朵嘉措 21.確認記導引事業旭日的黎明及其《傳記信者意傾》，第穆洛桑圖丹久麥嘉措著；四世班禪洛桑确堅著《溫薩巴等三大智者傳記》、《格丹派秘道傳承記略》、及其對巴索智叩所授的《秘傳》與對鄂賽爾智叩所授的《誕生記》、《四示班禪大傳》、喀爾那譯師著《傳奇妙音詞章莊嚴海及補遺》等；《五世班禪

洛桑耶喜傳》，本倉·根敦端主著；《六世班禪貝丹耶喜傳旭日之光》；班禪·索扎巴《自傳道歌》及夏哲·拉旺嘉措著《傳記精奇稀有戲嬉》；藏那巴著《恰瓦曲森傳信仰之光分布百方》；《喀契班禪釋迦室利傳》；《大譯師仁欽桑布傳》，由弟子阿里赤登瓦·室利甲那著，《本生記》，由象雄·曲旺扎巴著；伍由巴《熱澤師傳信仰之光遍照十方》及熱·耶喜森格著《補遺》等；《教長蓮花生傳》，多羅那他與哦強衰仁之子索南旺布著；《蓮花生遺教》（頌體及散文兩種）；跋希乃旦著《魯梅傳》；紅帽系四世确吉扎巴著《陳康譯師索南嘉措傳》及其《大頌》；班禪釋迦喬登著《戎智噶巴傳》、《薩迦班智達傳奇幸運妙道》；他（指班禪釋迦喬登）的弟子洛巴·仁欽貝、八思巴法王、五玉巴·柔悲森格、仁邦·阿旺久扎等所著的《薩班傳》；《八思巴傳》，耶喜堅贊著；涅·寧波堅贊《磋宮仁波齊傳》；噶波扎巴著《自傳》及年欽索南丹巴傳；格隆貝丹著《向·貢喬貝巴傳》；洛丹著《那薩·扎普巴傳》；《喇嘛丹巴·索南堅贊傳》，貝登楚丞；及絳曲澤摩大譯師著兩部；《邦達室利傳》，俄爾瓦著；《日朝巴·洛丹傳》，貝登楚丞著《昧欽貢喬堅贊傳》，貢如歇爾桑著；《聖·昧巴大傳希奇之海及補遺》，索南森格著《郭然巴傳》；擦爾欽著；《達欽洛追堅贊傳》、《多仁瓦傳》、《聖·登瑪巴欽波傳》等。夏哲·桑吉彭措、古格官人·南喀洛賽、曲貝桑布等著《俄爾瓦哀桑傳》22.；《俄爾瓦傳》，昧欽著；《建貢哀索巴傳奇希奇希海波及補遺信仰長河》、《擦欽傳》，五世達賴著。《擦欽道曲》；《建央欠澤自傳》共通本及不共本及旺秋拉卜丹著《補遺》；《歐強衰仁巴傳希奇之海》；協巴欠澤著《郭容木巴·哀噶勒巴傳》；《仁達巴傳》，阿里巴·索南澤摩、杜增扎巴堅贊著。《布頓傳珍寶鬘》、《布頓本生記》，綽浦·索南森格著；《尼摩苟向曲結傳》，堆夏巴·釋迦旺秋著；《苟向索南喬主傳》，扎阿多吉著《夏魯曲結仁欽惹卜喬主傳》及其《補遺幸運徒眾之對治》；《覺敦柔增嘉布傳》，覺敦索南堅贊著；班禪本又三世仁欽曲旺及覺敦仁欽扎西堅贊著《夏魯譯師曲郡桑布傳》，及絳瓦大譯師熱拿巴扎著《夏魯譯師傳（頌體）》；《瑪爾巴、米拉、熱瓊傳與道歌》；《米拉傳黑庫》；索南隆主達鄂堅參官人《岡波寺傳記》；蔡巴司徒格洛著《喇嘛向之傳》；《善逝帕摩主巴傳》23.，曲郭巴索南貝著；《藏瓦嘉熱傳信仰之波》24.及《十萬道歌集》、《藏顛嘿魯迦與洛熱傳》，郭倉巴25.著。《達壘瑪塘傳珍珠鬘》，《達壘阿旺南結降生世系記》，《拔拉瓦·堅贊桑布傳記道歌》，《拔拉瓦繼承者阿旺耶喜傳》，曲英多結著《紅帽系噶旺确吉旺秋本生記如意牛》；《道力包巴·喜繞堅贊傳》，其弟子噶戎瓦及夏魯譯師著，《帕巴拉歷世降生記》，普爾覺苟察噶卜居強巴洛追著；夏魯譯師著《邦譯師傳》；《洛丹三世傳》，其侄大譯師絳曲澤摩著《大譯師絳澤傳》，夏魯巴·札巴堅贊著，其侄《博洞·屈勒南結希奇喜筵》，又此師之傳《言權者》及文友巴·貢喬堅贊的《隨筆錄》，《哀噶卓喬本生記》；多聞者龍樹巴著《吉雄瓦·桑吉鄂賽爾本生記》；《尼多一切知哀噶敦主傳》，教長洪夏拉著；《嘉康孜巴·班覺嘉措傳》曲結轉世才讓貢布等三部，又此寺之公開與秘密的傳記；《展喬敦約堅贊傳》，由其父哀噶堅贊著；聖·宗喀巴弟子《瑪爾康巴·扎巴桑布傳》達倉譯師、班禪确堅著；洛追仁青著《森巴欽波貝登森格傳》；

色拉吉尊巴著《乃寧哀噶德勒傳》；昧欽著《森巴薰努堅喬傳》；仁欽楚丞著《仲澤拉尊傳》；《仲·森格堅贊本生記》，達譯師著；拜康·洛桑喬主著《塘薩巴·額主嘉措傳》；第穆呼圖克圖旺結敦主著《本身直系本生記顯示明鏡》；奧喀·洛桑程勒著《自傳賢者喜筵》，《奧喀巴·桑日丹卻嘉措之傳希奇之韻》，《濟仲智叩根敦曲結旺秋傳大成就者意

悅樂海》；《藏瓦·耶喜班覺爾傳》，措拿·郭澤智叩編；《色拉寺結扎倉喇蘇爾堅欽堪布洛桑瑙伍傳開啟信仰之門加持之勒海》；噶登嘉措著《吉雪丹增洛桑嘉措傳》；章嘉繞貝多吉著《熱振大座主傳》；《達擦濟壘洛桑丹悲貢布傳》，周嘉旺智叩編；《拿喀巴塔爾悲堅贊傳導引珍寶雙運之車》，由其弟子達蘇爾·洛桑克尊著，又《略傳》，卜后希噶瑣噶拉著；《琚日巴自傳水晶寶鬘》，《木里贊拉格西洛追丹增自傳》；《森廈堪布傳》，其弟子仲然巴·阿旺曲扎著，《大登布阿旺年扎傳》，普摩且瓦著；《衛顛袞噶桑波傳》上函，倪拉班禪阿旺扎巴著，下函，拉塘譯師著；森廈堪布弟子喀交喇嘛阿旺丹巴達爾吉著《森廈洛巴堪布傳》，《葉爾巴·彭磋嘉措傳》，《葉爾巴瓦秘傳與道歌奧義釋》、《達浦國師貝登敦主傳補遺》，主巴袞勒智叩著；《主巴袞勒自傳》、《主巴阿旺南結傳大法云之曲》、《主巴白噶爾 26.自傳大悲之曲》及桑吉多吉著主巴噶舉派每一世喇嘛之傳記補遺各一函；京俄洛追堅贊著《桑吉仁欽岡巴叔侄傳》；《蘇爾欽傳》，五世達賴著；端主嘉布著《德爾敦熱特那林巴傳》；《噶瑪堆松欽欽巴傳表》，薰努絳曲著；岡譯師著《傳記金洲》、《熱噶阿賽傳》一函，《拉孜阿旺桑布傳》，由阿旺桑吉多吉著筆錄；《阿旺索南旺秋傳》，其子阿旺袞噶扎西著；建央曲結的弟子《工布撒玉巴·仁欽南結傳白蓮束》，由其弟子楚丞桑布著；《木雅居蘇爾洛桑仁欽自傳》（未完稿）；《達壘夏仲阿旺扎西貝主大傳》一函；《吉康黎古格宗哲堅贊傳》，嘉賽·洛桑丹增著及瓊吉班智達洛桑丹派著兩種；《拉孜耶喜丹增傳解脫妙果成就者喜筵》；《達涅柔惹智叩艾倫木巴·堅巴丹巴自撰本生記如意樹》；《聖·扎西南結巴傳希奇之海》，噶瑪程勒著；《周嘉旺智叩自撰本傳》；《達浦噶爾旺秋自傳水晶明鏡》；《嘉絨巴·戎敦釋迦堅啊贊傳》，南喀貝桑及釋迦喬登著兩種，《一切知的上師艾森廈巴·洛桑克宗傳》，仲然巴·阿旺曲扎及喀覺巴·阿旺丹巴達爾吉著兩種；阿閣黎翁澤·曲派堅贊編《德欽巴·耶喜金巴傳幸運者耳中甘露冬卜拉音韻》、《木雅拉止敦巴喜繞多吉傳》，其弟子嘉絨瓦戎敦洛追村麥著（補遺部分），《謝伍譯師之京俄阿旺曲扎堅贊傳》（補遺部分）；《阿旺郡丕座主自傳廣論格丹教義釋難》及格勒堅贊著《補遺》；《絳曲瓊丕座主傳格丹教義莊嚴》，

堪智洛桑程勒南結著；多羅那他著《大成就者邦達主及教長覺強旺波傳》；仁欽南結著《嘉旺曲結袞噶班覺爾 27.傳希奇甘露滴》；《玉扎巴向·宗哲扎巴自傳》（為應格隆喜繞主巴之請而作）；《桑葉寺秘笈記》（兩卷），《密咒金剛乘傳記密道金剛乘埋藏秘笈》，《工布老群則噶桑丹增傳顯示千奇之水晶》，新群則耶喜宗哲著；《多聞者龍樹巴自傳》；《多喀爾巴·美智敦主堅贊傳》，京俄穆旁曲嘉措著；堯·喇欽洛追堅贊著《薰努洛追傳》；《持明咒師·索南群丕自傳》；及其供養師貢喬多吉所作的《補遺》；《喇松堅贊傳》，旺秋拉卜丹著；五世達賴著《持金剛旺秋拉卜丹傳》、《甘珠爾·貢布索南喬登傳》及《夏魯巴·仁欽索南喬主傳》等三種。《大成就者袞噶洛追傳》，建央貢喬桑布著；洛扎·恰多爾瓦著《扎悲俄強袞洛傳》及《施主扎西吉、南喀曲扎之歷世傳說故事》、徐卜協敖等人《本生授記》、《本傳內、外、秘三傳》、《外傳甘露之鬘》、《外傳世系》、《本生傳略》等。雍增·耶喜堅贊著《大成就者洛桑南結傳聖教莊嚴及其秘傳》、《十六尊者與森格桑布本生記》；嘉瓦建貝嘉措著《雍增傳開啟聖教蓮花之旭日》及《啟請秘傳》；達浦·洛桑丹悲堅贊著《本身本生記生長幸福之樹種子》；達擦濟嚨·洛桑丹悲貢布著《臚多喇嘛傳佛子修習莊嚴》及達浦著《本生記》。

六世班禪貝丹耶喜著《十六羅漢繞佛記》、《喇嘛強巴傳》、《聖·洛桑噴巴傳希奇不可思議》等三種。《阿旺曲扎傳》，阿旺索南著；《朱倭·洛桑瑙伍傳》，弟子色拉寺嘉竭康村的某柔然巴編；希瓦拉·貢瑪帕巴格勒堅贊著《第穆阿旺建貝傳》；《泡岡甘珠爾洛桑群丕傳聖教莊嚴》；群則洛桑扎西編《古倉喇嘛南木卓傳》；《班禪辛達瓦·洛追堅贊傳及本生記妙詞幸福出處》，阿里象雄巴·阿旺索南嘉措著；《鄒拉確吉昂瓦自述離垢晶鏡》及噶瑪袞恰著《補遺》，又此師之《本生記妙詞如意幼枝》，噶瑪額勒編；永夏官人·仲巴才丹編《故事天人喜悅之樂章》；《達鄂薰奴故事》，江仲巴噶桑程勒旺秋編；夏仲多喀爾巴·才仁旺嘉編《薰奴達美傳奇》；《頗羅薰傳世間俱喜之傳說》；日臥德欽巴哲蚌寺格西被稱為羊卓巴勒歇嘉措著《王統記祖先准繩》。

貢噶爾瓦阿闍黎布達拉巴、洛扎喀爾曲巴格隆洛桑拉喬、達那堪欽扎雅巴桑波堅贊、澤當勒欽的弟子袞嘎堅贊、格西扎瓦、照貢索南堅贊、多吉丹巴·袞噶堅贊、濟仲索南旺布、堪卓瑪索南貝真、格西堆隆巴、大成就者·班覺爾桑波、帕巴桑吉、雍增·那旺袞噶隆主、沙爾瑪五世弟子恰達主喬旺波、堪木卓隆巴洛桑仁欽、止本拉嘉的居巴喇嘛確本、吉庄喇嘛格喜洛桑確爾科爾、朗塔爾巴·扎雅甲當仁欽彭措、霍爾倉曲結阿旺彭措、薩桑喇嘛·阿旺丹增、隆欽三世久麥林巴欽澤鄂賽、大咒師·洛桑群丕、喀爾道·噴巴嘉措、洛桑程勒旺布、摩拉巴噶丹寺絳孜扎倉彭措嘉措、噶瑪的戚屬堯爾喜巴·絳散喜繞桑波、瓊布達塘或稱江雪底高巴色拉寺結扎倉包底喇嘛·濟仲喜繞旺布、達布鍾木達巴·扎西南嘉、塘撒堪布澤當瓦·額主嘉措、木雅日奎·散主曲林、堪布藏賽多僅戚屬噶臥扎巴·建央散主桑波、拜敦釋迦袞噶化身釋迦達爾吉、拜噶爾阿闍黎洛桑喬主、達摩曼仁巴·洛桑曲扎、浪朗堪布熱欽達瓦堅贊、班禪耶喜澤摩、叉倉巴、賽康曲結古拿麻底、艾郡噶托約爾瓦下密院喇嘛翁則強巴曲登、大咒師·持金剛·洛桑丹增班覺爾或稱為建央曼蘭、江孜·拉卜丹袞桑帕巴等人傳記。

此外，木雅地區的每一學者皆有傳記一函。又如歷世希帕傳記，大小扎雅呼圖克圖歷世傳記，嘉賽歷世傳記等皆有許多函，這些都是我見聞的依據，略記于此，有些還要在下文分別引用。

參考書目教法史、傳記等部分圓滿。

第三章 聖教在多麥地區弘傳情況概述

現在概括地敘述聖教在多麥地區弘傳的情況。

世尊正等正覺佛陀梵于證悟成佛之第二年，即水馬（壬午）之歲，在吉祥哲邦宮講示《吉祥時輪根本續》。此后經六百四十三年，藏區的第一代法王聶赤贊普出世，由此起，經過八百五十一年，火牛（丁丑）之歲，聖·觀自在菩薩化身松贊干布誕生。他于十歲之時即位稱王，制定了在家道德規範十六條；進入衛地，于瑪爾布山（紅山）修建王宮；派吐米留學印度，創造了文字；征服了四方鄰國。這時，唐和泥婆羅兩國權勢興隆，其他佛法甚為昌盛，他認為這是由於兩尊釋迦覺阿佛像慈悲護佑所致，為了把這兩尊佛像迎請到藏區，

乃從泥婆羅迎娶泥妃赤尊，從唐朝迎娶漢妃文成公主。公主前來藏地時，主仆一行來到了多康。時論噶爾 1.被唐朝留作人質，為了等候他，公主在山岩之上雕刻了佛陀頭像多尊，及《普賢行願品》，並造八十肘高的石佛等，以神通馴化雄鹿，使其耕田，又修建水磨，于林中修棧道等，現示出遍歷各地，修治峽谷道路；賞觀玫瑰花等等神奇事跡。有的大臣看見她阻留在途中；有的看見她在觀賞玫瑰；有的則看見度母和釋迦的聖像遍歷藏區各地，進行加持，如此等等。

噶爾被留作人質之後，他對唐朝施了無數的壞心眼，干出了好多壞事，然後，他偽托要到能望見藏區的高峻神山之地祭神，乘機化裝逃脫。這座山頭，據說即是康區的被稱為噶塔爾 2.的那座山。

公主一行，來到郭洞郭摩之地時，由於唐朝氣運衰敗，漢地神祇相互騷亂，導致大雪紛飛，各地森林樹木相互碰撞跌倒，道路被阻，以致途中耽擱了兩個多月。噶爾追到之後，即以香火酒醴，供養漢地神祇，進行法事，大雪立即停止，森林中樹木也都立起來讓出道路。這時，公主憚于旅途艱辛，懷念故鄉，意欲回去。原先，離開唐朝時，公主曾向父皇請求，把那黃金和白銀制就的日月寶鏡給她。唐皇舍不得，便向噶爾問計。噶爾建議：

“用石頭製做一副和日月寶鏡相似的偽鏡，以金銀的粉汁涂于其上，然後用潮濕的牛皮包裹，規定不到衛藏以前，不得開啟。這樣，不就行了嗎。”唐皇聽信噶爾的建議，就那麼辦了。至此，噶爾便向公主說道：“您的父王和母后，對您是否那樣疼愛、看重？請看看日月寶鏡吧！”

公主取出日月寶鏡觀看，由於所涂的金銀粉汁粘在濕牛皮上，顯出了石頭的原貌。她悲憤地將石頭的日月鏡一左一右扔下山去。於是此地便稱為日月山 3.，傳說，從噶爾追趕公主一行之地，就是這裏。看來，當時唐皇的都城就在西安府這些，沒有疑問他們的道程所經，就是這一方向。又說，炳靈寺 4.的彌勒佛石像，就是公主雕刻的，等等。由於文成公主、吐米桑博扎、大臣噶爾等迎請了與佛陀本人具有同等加持之力的覺阿釋迦牟尼佛像，遍歷各方，廣行加持，開啟了佛法在多麥地區弘揚、傳播的緣起之門。

漢地于唐朝時，曾從印度迎請五百位班智達去五台山。彼此，證得阿羅漢果者皆以神通飛往大同寺（按即雲岡）進行吉祥頌贊，長淨和坐夏，此為聖教弘揚于漢地之始 5。

聖教在漢地弘揚之初，聖文殊菩薩的化身伍歐曼殊室利曾相地奠基，因此彼處聖地稱為蓮花山云。

松贊于狗年（公元六九八年，周武則天聖歷元年，戊戌？）去世 6.，享年八十有二。此後經八十年，至土馬年（公元七七八年，唐大歷十三年，戊午歲？ 7.）赤松德贊贊普生。他二十一歲土虎之年（公元七九八年，唐貞元十四年，戊寅歲？）開始修建桑葉寺，經四年而圓滿落成。關於這寺的修建年月和世尊降世之年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此處根據一切知嘉木樣的《佛歷》一書中的記載。

經過“堪、師、王三尊”（按計靜命）大師、蓮花生大師和法王赤松德贊會商決定，為了請五尊北海爾神為桑葉寺護法，遂派遣俺蘭·達扎路恭（即唐史之馬重英）為元帥，摧毀了巴達霍爾的禪院 8.，劫去達瑪巴拉王子、自然形成的松綠石的釋迦能仁佛像、以及犀皮鎧甲等財物和用具。阿闍黎蓮花生入持金剛禪定，攝召毘沙門天及其眷屬之部隊作護法，于北海爾財寶洲，建立神龕，進行調伏云。此處所說巴達霍爾地區，是距甘州不遠的裕固地方，而所謂向北方突厥地區進軍者，乃指南部突厥（祝古）的地區云。9.

當摧毀霍爾的禪院時，從部隊之中，選拔了九員驍將帶領部屬，留駐吐蕃與霍爾交界之處，命令他們：“在沒有接到國王命令之前，不得回防！”此後，這九員驍將的後裔，被稱為“噶瑪洛”部。多麥南北各地人民，好多都是吐蕃法王派來駐守防唐邊界的部隊之後裔，所以他們的語言當中尚保留有許多古代的藏語。類似的還有許多，如稱為薩迦昆氏的許多後裔，瑪爾巴譯師的後裔，巴欽嘎洛的後裔，俄·曲苟多吉、藏·嘉瓦洛熱的後裔等等，現在尚能辨認云。

昆盧遮那大譯師為了因緣需要，曾經到過嘉摩察哇戎地方，據說即在現在的察科，他曾收玉扎寧保等為徒云。烏仗那蓮花生大師曾化出許多化身，開啟了丹鬥、揚鬥、海心山、聶貢、扎噶爾 10.等無數聖地之門；與此同時，被稱為顛瑜珈師者，把多麥的一切山神，都予以調伏。

吐蕃王赤熱巴僅（可黎可足）時，與唐朝皇帝甥舅失和，從吐蕃每一翼中，抽調十八個千戶所之兵，旗幟招展，戈戟森森地直搗唐鏡，唐朝的許多格波被殺，大敗唐軍，迫使進獻求情的貢品。后由吐蕃的譯師、班智達等，唐朝的和尚們從中調解，以唐朝的公谷梅如 11.作為唐番兩國交界之地，由吐蕃的贊普及唐朝的皇帝于彼處各修寺廟一座云。此寺被認為即現在之白塔寺（甘肅省永靖縣境內）。據說贊普赤熱巴僅曾親臨這些地方，藏有贊普他頭髮的佛塔，就在青海省貴德縣的某地云。

聖教在多麥地區的弘傳，雖然沒有前弘期與后弘期之分，但毫無疑問在前弘期時，許多智者、成就大師、法王和大臣們以公開或不公開的方式為眾生作過弘法傳承，這是存在的事實。尤其是當朗達磨毀滅西藏地區聖教之後，在吉祥曲臥日山的禪院中修行的約爾堆的瑪班·釋迦牟尼、哲穹多的約格迴、嘉惹賽三人用騾馱上律部經論，逃往上部阿里，又從那裏轉往噶洛合，由此取道霍爾地區，經多麥南部白日的察措湖，來到黃河峽谷的金剛岩洞、安穹南宗窟、丹鬥寺等處修行。有一天，被黃河邊一位牧童發現了，他于晚上在人群中談論此事，宗喀地區的一位叫做穆蘇薩巴爾的年輕人聽見后，產生信仰，請求剃度。於是由藏任親教師，約和瑪二人為規範師，度其出家，授比丘具足戒，命名為格瓦饒薩。後來由於學問淵博，洞曉義理，被人們尊稱為貢巴饒賽。他從上述親教師和規範師及北方木雅噶 12.的郭戎森格扎處學習律經，又東方拉澤卜鬥地方，有一處昔時曾被許多比丘駐錫的聖地，他于彼處拜瓜·鄂喬扎巴為師，學習《般若十萬頌疏》、《大乘對法藏》等經論，歷時一十二載。當他住在丹鬥寺時，首先有巴郭爾·伊喜雍仲，其次有拜爾·乃丹扎巴，被剃度出家，史稱為巴、拜二僧；接著有佳瓦·扎巴和覺欽·喜饒迴乃二人，史稱為佳、覺二僧；有協·貝吉多吉和叟·嘉木措二人，史稱協、叟二僧；有倭瓦·多吉旺秋和努·勒喜貝吉旺秋二人，史稱倭、努二僧；有索卻曲迴和粗·喜饒喬二人，史稱索、粗二僧，以上十人，懇求恩惠受戒。粗僧的弟子就是從衛藏前來的魯梅·喜饒楚丞等人云。

又《王統世系明鑒》中說：“從曲臥日山中首先逃出者為瑪、約、藏三位，接著則有瓜、鄂喬扎巴、戎敦、森格堅贊和拉壘、貝多爾等先後逃出。前三人分別充任親教師和規範師，把出身于笨教家庭的孩子穆薩賽剃度出家，命名為釋迦格瓦賽，以此因緣，出現了康區的拜、多吉旺秋、努、貝吉絳曲 13、洋郭、伊喜雍仲、巴爾、仁欽、江、伊喜森格、雄穹、喜饒扎、噁、巴瓦絳曲、努、貝吉絳曲 14、卓、曼殊室利等等許多博學大德。”滅法後八十年，由於桑耶領主察那、伊喜堅參的資助和鼓動，衛藏地區的魯梅、喜饒楚丞、仲、伊喜云丹、村格、喜饒森格、洛敦、多吉旺秋、松巴、伊喜洛追、嘉、洛追喜饒、袁班曲喬等七人，敦請仲木、伊喜堅參為親教師，覺饒 15、喜饒絳曲為規範師，首先接受恩澤，出家受戒。接著而來的有塔息嘉帕、惹息、楚丞迴乃、巴宗、洛追旺秋、結勒、年占曲加、詹辛、喜饒曼蘭等五人”。

有些人認為喇勤 16、貢巴饒賽是彭域肖巴地方的笨教徒穆賽辛巴爾的孩子，叫做穆薩盤，在康區被剃度出家候，命為這個名字云。這個說法，尚待考證。

又《廣史》中說：“向達建貝、洋貢、喜饒迴尼兩人來到康地，經洋貢指引，喇勤從向達建貝受具足戒，而自藏地來的洛、措二人及自衛地來的魯梅與仲等四人，則從喇勤的弟子覺饒、貝吉旺秋、仲木、向喇勤處受了具足戒”。

但是，普遍的說法，則認為魯梅、楚丞喜饒 17、仲、伊喜云丹、拉息、楚丞迴乃、巴、楚丞洛追、松巴、伊喜洛追等五位衛地之人，及洛敦、多吉旺徐、村宗、喜饒森格和博洞巴、烏瓦代噶等三位藏地之人，連同阿里人哦結弟兄兩人前來多麥，向喇勤請求被授予了具足戒。當魯梅返回上部時，喇勤把一頂塗有黃土色的舊僧帽給了他，說：“戴上它吧！常隨念我！”於是，持律者人們興起了戴黃帽子的規矩，而且也給予聖教后弘期的正宗，應是格丹主義者（格魯派）的授記。《噶當書》中說：“分支之名應系以本母，比起身軀分支更發達”。

一般對此有許多不同的理解。

經魯梅的傳承，凡是隨派持律者四支的學派以及絕大部分嘉派持律者、三大弟兄、郎、霞兩派、納塘巴派等噶當派，直至現在，在剃度出家及授具足戒時，都稱為是“喇勤的傳承”。我們應當明了親教師菩提薩埵使事業廣為弘傳的恩德，不能借口于戒律傳承清淨與否，排斥其他，過分苛求，這方面的拂拭工作已由大智者瑪委尼瑪辛勤地做了，不應再有所議論，以免玷污聖教。一切知第一世（嘉木樣）指出：“個別黑暗角落的人雖進行擾亂，但佛法已大大地增盛！”信守噶當派教誡的人們對此應當有所了悟。

自松贊即位的土牛年（公元六二九年，唐貞觀三年，己丑歲）至赤熱巴僅去世的鐵雞年（公元八四一年，唐會昌元年，辛酉歲），共歷二百一十一年。這一階段，在藏區，稱為前弘期。由此而至今第十四勝生的土雞年（公元一八四九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歲）已歷一千零九年了。朗達瑪被刺候五十年，即水鼠歲（公元八九二年唐景福元年，壬子歲），喇勤貢巴饒賽誕生。此後經七載之土馬年（公元八九八年，唐乾寧五年，戊午歲），大譯師仁欽桑波誕生。由此又經十五年，即毀滅佛法後七十三年之水雞年（公元九一三年，后梁末帝乾化三年，癸酉歲），后弘期開始。這是一切知布頓氏的主張。但仲敦巴的主張，

則認為在此之後的六年土虎年（公元九一八年，后梁末帝貞明四年，戊寅歲）即喇勤二十七歲的這一年，后弘期開始。喇勤受具足戒后之第五年，特別為來自衛藏的十人授具足戒，其中九人立即返回上部，魯梅于第二年始返回衛地。此說比較正確。

從戊寅年經六十五年，至水馬年（公元九八二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壬午歲），崇高無比的覺阿（阿底峽）抵藏。這時公認為衛藏六人或十人之中的松巴。伊喜尚在人世。喇勤七十六歲之年，即火兔年，火空海紀年結束，勝生 18.紀年（公元一零二七年，宋仁宗天聖五年，丁卯歲）開始。此后經八年，木豬年（公元一零三五年，宋仁宗景佑二年，乙亥歲）喇勤去世，享年八十四歲。此后經八百一十五年，即是現在的土雞年。有人說，若把喇勤誕生之歲定于水鼠年，則瑪、約、藏三大智者的年齡將會達九十余歲，似過于晚，應是赤熱巴僅誕生于火狗年（丙戌歲）之后他二十七歲的水鼠年（公元八三二年，唐文宗大和六年，壬子歲）。如這樣，則此後之第十年，法王被弑，又此后之五十八年，土馬歲，仁欽桑布大譯師誕生。假令喇勤于八十四歲木豬年逝世，則彼時仲敦巴主張的後弘期開始之期，應該還沒有到來；若推至此后的木豬年，則其時喇勤年齡已達一百四十四歲矣！鑒于七試士 19.之一瓦熱特那的弟子為黎。伊喜仁欽，而黎的弟子為約格迺等，普遍認為當衛藏十人向藏（即藏饒賽）請求慈悲授予具足戒時，藏僧說過：“我已老邁，無力教誡”。這些都應考慮。看來，上述說法，乃是沒有考慮喇勤于四十九歲之年來到丹鬥寺，一直駐錫三十五載，晚年，在彼處聖地上修建佛殿，與眷屬諸比丘眾，居于彼此，直至涅槃的這些記載之所致。因而，兩說互相矛盾，似無值得注意之處。總之，由於三大智者和喇勤的恩澤，聖教復興之火種，從丹鬥燃起，因此松譽丹鬥為次于聖域“印度中土”之第二聖地的說法，即由此而來。又據說丹鬥為悉大太子 20.曾經到過的聖地，並且是拉壘貝多爾長時期修行之所云。

《噶當書》中曾提到洛追排王子，而他的師尊則為阿哇杜底、泥婆羅人拉色瓦 21.漫殊師利主拜、以及槃塘瓦等師也在北方弘法，做過許多饒益眾生之事，后者還曾是西夏國王的灌頂上師。彼時，西夏地區在北方蒙藏交界之處，臨近黑河 22.。西夏的第一代國王叫赫格居，統治著大部分的漢族及霍爾人。其東方為漢地，南方為南詔，西方為吐蕃，北方為蒙古。在此中間的地區，即是西夏的版圖。闊端汗領有的噶地及其以北之地就是西夏的本土。據說，熱堆察岡（今四川康定，九龍、木里一帶）等地也屬於西夏云。西夏的第五代國王太和曾迎請噶瑪堆松欽巴，但他沒有接受邀請，派格喜藏波作為代表前去，這位國王曾給粗朴寺的具祥哲邦宮大寶塔寄去鑲金塔身及華蓋等。他的世子就是西夏嘉果 23.云。過去，當修建西藏桑耶寺時，為了調伏殘暴天魔，堪布（靜命）曾指示：“東方木雅噶（西夏）乃多聞子（毘沙門天）的地方，有一位叫做噶瓦。多吉云努者，乃是多聞子的化身，如把他請來，甚為佳妙！”

這些敘述，見于洛哲仁欽森格所著的《建央法王扎西貝丹傳》。

覺阿（阿底峽）沒有到西藏之前，扎貢。曲吉多吉誕生于距浩門河不遠之地，出現扎德噶爾庵十三處。希解派帕丹巴 24.與能斷派瑪玖拉卜仲 25.師徒等也曾親臨這些地方，有拉卜靜修院及丹巴靜修庵等。一切知（嘉木樣）說：“拉卜准誕生于水馬年后之八十三年，或誕生于土兔年后之八十六年，即第三勝生之木龍年（公元一一八四年，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歲）三月初十日曾在雅日山中埋藏了伏藏”。

“蒙古成吉思汗來藏區，征服了自阿里以下的各地區，派員到西藏，向薩勤袞噶寧波 26.致送禮品，結成供施關係，並送去敦請他到蒙古去的函件，迎去一部分三所依（身、語、意三所依，即佛像、佛經和佛塔），因此，聖教遂因而弘傳于蒙古地區，使蒙古族人們開始了信仰佛教之紀元，並接受居士戒等，聖教在該地打下了根基。按若把世尊滅度之歲作為鐵龍年計算，則此為滅度后之兩千零八十七年。若按于火兔年滅度之說推算，則為滅度后之二千零四十一年，即第四勝生之火兔年，迄今第十三勝生之鐵龍年，已歷五百零三年”云。若于此數之上加第四勝生至土雞年（己酉歲）之數，約歷五百九十三載矣。

成吉思汗之子為窩闊台，彼汗之子為貴由與闊端兩人。他們統治這個地區時，闊端聘請薩班前往。由於和上師的授記相合，于第四勝生之木龍年（公元一二四四年，宋淳佑四年，蒙古乃馬真皇后稱制三年，甲辰歲），攜帶巴思巴、和恰那前去北地。于火羊年（公元一二四七年，宋淳佑七年，蒙古貴由汗二年，丁未歲）與王會晤，為闊端王及其部屬授予喜金剛的灌頂，顯示各種神通，得到王的敬信。當時有一婦人攜帶鋸齒狀揉皮工具前來拜見，遂仿其形式，創造了蒙古文字。王弟忽必烈汗權勢強大，統治著漢、藏、蒙及印度之一半地區與克什米爾邊境以北的地方。此王迎請眾生怙主八思巴大師前往，大師以神變之力使王發生信仰，遂授予灌頂。彼王曾到野摩塘地方、臨洮及漢藏交界之地曲瑪城 27.等處。據說，國王為懺悔征服蠻子 28.的暴行，自皇宮起直至西南地方，共建造一百零八座寺院，卓尼五部落亦于此時興起云。八思巴的四大弟子把多麥南部的笨教，分別予以改宗，在其他建立各自的寺院和基地。由於虔奉薩迦派，彼稱為大智者的斯納格西，曾受度母的授記，前來多麥地區，被成吉思汗尊為上師。而斯納堪布·喜饒伊喜，由於作為供施兩方的侍者，致力于眾生怙主八思巴大師與國王之事業，成績卓著，由國王賜予宗喀地方的土地，使其作為彼處領主，其后裔歷代承襲，頗為聖教與眾生之事業效力。

忽必烈法王又迎請主巴 29.噶舉派大成就者鄔堅巴仁欽貝前去接受法惠。蒙古蒙哥汗時，噶瑪巴希 30.前去北京，曾先後三次顯示法力，置于烈火、大水、深淵之中，並無絲毫損傷，引使蒙古人們的虔敬信仰。其后，噶瑪讓迺多吉、饒貝多吉、得銀協巴 31.等都去北京，顯示各種神通，大降法雨，先後建立噶瑪噶舉派的許多寺院和靜修院。又噶瑪噶舉派紅帽系（舊譯作沙瑪爾巴）吉祥确吉扎巴 32.曼隆古魯、袞欽确古鄂賽、絨·建悲央、雍敦多吉貝瓦等也都前往，點燃聖教的明燈。

據哲蚌寺魯本巴那旺丹增巴《夏瓊寺志》所述，自喇勤圓寂的木豬年經二百七十四年，即第五勝生的土雞年（公元一三零九年，元武宗至大二年，己酉歲），曲結敦主仁欽（一三零九至？）生 33.，他四十一歲之年，即第六勝生土牛年（公元一三四九年，元順帝至正九年，己丑歲）修建夏瓊寺大乘功德興盛林；此后經八年，火猴歲，斯納道登建貝嘉措生；第二年，火雞歲（公元一三五七年，元順帝至正十七年，丁酉歲），第二佛陀東方聖·宗喀巴羅桑扎巴誕生于多麥宗喀地方。猶如世尊降生于世間那樣，宗大師的遍滿大地的許多學識淵博的弟子之中，被稱為早期四大弟子之一察科（即嘉絨地區）官人阿旺扎巴在洛堆地方建立了一百零八座寺院，與此同時，被稱為護持各方聖教的七杆大旗之一戎博吉那巴·根敦堅贊建噶拉日伽藍。對岷州戴倉 34.曲結扎釋班丹，宗大師也曾吩咐他說：“你有能力，現在，如果在漢族地區，建一座世尊聖教的道場、眾所景仰的戒行嚴謹的伽藍基地，則在今、后二世，不但對自己和別人都有很大的饒益，而且也為聖教做了事。”

他尊行宗大師的指示，在岷州建立了叫作勝利洲的寺院，成為實踐三事講辯經論的伽藍。哲倉曲結釋迦貝桑波也依靠宗大師的教誨，護持曲宗寺。宗大師的親門弟子，被稱為人主冠上莊嚴的兩帝師：大慈法王釋迦室利 35.及向喇嘛确吉嘉布 36.二人事業中，出現了扁牛城（馬營即鴻化寺）與喀底喀寺；朗噶爾瓦．桑吉扎喜、曲結．散木旦羅哲叔侄二人修建了卓倉寺（瞿曇寺）；斯納喇嘛．群丕堅贊，修建斯納散主林；仲．敦約堅贊修建韓寺等，他們都曾任大明的帝師 37.賈曹吉的親門弟子夏日瓦宗哲叔侄在夏日瓦地區 38.護持聖教。接著有一切知索南嘉措 39.、四世達賴喇嘛云丹嘉措、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六世班禪巴丹益喜、化身佛索南耶喜旺布、先後的嘉賽．敦約嘉措，歷世東科爾呼圖克圖、冬澤．袞噶貝桑、吉雪第巴曲結等許多哲士在南北各地 40.親自主持，由於這些因緣，多麥大地各到去處，遍布著戴金色法冠的純潔的格魯派。

復次，多麥這個地區，有被稱為第二印度恆河之稱的黃河流經其中，因此，被分為南北兩部。北部地區西至青海湖，東至宗喀。前者乃是安多地區的上部，彼此有仰華寺等古寺三處；丹噶爾（湟源縣）城中則有噶丹旦吉林寺，城郊有扎藏寺及靜修庵數處。青海湖海頭察罕托羅海地區的各水以及左面的諸水匯集于稱為噶塘瑪爾庫措摩的哦繞水峽之中，叫做湟水。被它分為南北的北部地區，有供奉喇勤的整個遺體在內的聖地白馬寺；有多麥地區諸講辯院之祖郭隆寺，有土觀大悲觀音像、哇旺世間怙主 41.像、夏熱阿彌陀佛像等許多極為珍貴的佛像所在的聖地；有曲藏靜修庵、講辯院扎喜曲林寺、密宗庵、馬營寺等寺院及靜修院。

郭隆寺之西北，自上而下依次有扎底阿喬庵、茫堆靜修院，香隆拉卜旦寺，文巴曲隆寺等。曲藏寺噶丹穆琚日林。賽科合川有贊布之寺噶丹旦曲林，上、下靜修院。夏科合川有杜哇寺等，寶庫川有大、小塔嚴祈寺，斗合山靜修院，義合日山靜修院等寺院庵堂。浩門河流域有班固寺、甘禪寺大乘解脫林及靜修院、撒隆靜修院、大通小寺等。

北面自上部依次有嘉多寺、仙密寺噶丹達爾吉林、朱固寺、噶卓扎噶爾聖山、喬殿堂寺（天堂寺）、甲夏及瑪爾夏靜修院、大通大寺等。吉合容雅隆圖爾欽寺、松山達隆寺 42.扎底拉卜吉寺（華藏寺），上、下那合洋寺，上、下江仁寺等。其他采用色拉寺和哲蚌寺教程，護持講聞的講辯院和靜修院不可勝計。

甘、涼、肅三方面，有冬那建央寺等大小寺院。在涼州，有涼州四部、自然形成的亥母佛像、彌勒大佛像。在甘州，有自然形成的度母佛像、洛哲丕王子降伏龍魔的聖地及其上師阿瓦卜底巴靜修山洞。在肅州，有自然形成的妙吉祥像等加持靈顯的許多聖地。

宗拉山脈 43.南北兩則之北麓及湟水南岸各地，有第二佛陀東方聖．宗喀巴大師誕生聖地袞本木仙巴林 44.、撒桑寺格登曲登、賽多寺、斯納散主林寺等。西寧城中三大哲士舍利寺 45.曲結敦主仁欽大師居住地恰噶爾、噶瑪巴四世繞貝多吉（一三四零至一三八三）居住地沙爾宗靜修院、大成就者朗噶爾瓦的寺院---卓倉神廟喬答摩院 46.卓倉寺 47.唐仁寺噶丹講修院、巴州寺聖教興盛林等許多講辯靜修院。

上部有東科寺講修院等寺院。

宗拉山脈南麓，有曲結敦主仁欽與大士 48. 師徒兩人的寺院夏瓊寺大乘功德興盛林、往昔的超殊靜修聖地接日山 49. 金殿以及夏瓊寺所屬的化隆縣多塔、麥塔等地十八座支寺。

上部有郭密喬典格寺、德慶密咒寺等。它的西面臨近哈拉庫圖城有日月山。黃河河曲之西，原阿里之牧地黃額川 50.，有往昔古寺彭措南結林寺，與這寺相近處有和咱日神山 51. 的加持相等之稱的哲噶爾拜宗寺。

夏瓊寺之東，有甘都扎喜曲宗寺，有曾在《太子須大拏經》中敘述過，而為三大智者 52. 和喇勤居住過的聖地丹斗寺等六座寺院，有揚鬥靜修聖地，有烏西岩靜修聖地及講修法輪大寺，有向喇嘛的喀底喀寺，有稱為貢子修建的炳靈寺和拉頓寺，有自然形成的度母像所在地度母谷腦，有白塔寺，有稱為自然形成的勝樂像聖地羅家墩，有自然形成的大悲觀音像所在地甘溝寺，有大慈法王的鴻化寺。

此處還有許多漢藏寺院，不可勝數。

南部地區，黃河上游大部分為果洛、阿樹 53.、佐格陰陽、河南蒙古十一佐領、阿柔 54. 等部放牧地區，寺院不多。但是，果洛地區有散主德登等新建寺院；阿樹地區，則有參綽寺噶登拉卜吉林。佐格上部于噶、麥兩河合流處有瑣倉上密學院，與此相近之地有仙美哲蚌寺，麥曲水匯于黃河之瑪麥哲多處有察干白相寺及澤衛交悲靜修院。蒙旗地區有烏厄蓋扎倉。藏阿柔地區有藏嘎爾敦主拉卜旦林寺，拉加扎喜迴乃寺等寺。此后，在黃河彎曲之處，有拉摩德欽寺、阿噶爾絳曲林寺，曲結敦主仁欽大師修建的昂拉賽康寺，有拉壘貝多爾的靜修聖地多吉扎岩，與此相臨的洛委玉，新、老古哇寺等許多大小寺院，有三大智士居住的安穹南宗窟。

在貴德 55. 上下地區有齊巴仁波齊的靜修院智加多吉宗窟、智噶爾美浪寺等寺院多處，及稱為具有加持力的四大佛像等所在地。

苟曲（隆務河）56. 流域，熱貢 57. 金川地區中，有大成就自在者噶登嘉措大師叔侄的修習顯密大寺院??勝樂法輪洲，有以修習密宗的基地扎喜奇寺為首的十八座修習講辯的寺院等，有證得成就的八處聖地，有四寨子 58. 各寺。還有第二世一切嘉木樣吉美旺布所興建麥秀噶布祥、瓜什則修溝寧寺及其他四座支寺。

在瑪爾昂 59. 五部有聖噶登嘉措的三處寺院之一香勒喀扎喜曲宗寺，尕楞塔爾瓦林寺、文都大寺、中庫寺密宗道場、夕廠古寺、古雷扎倉寺及其十二座支寺。冬日玉措湖 60.，它的附近有拉隆貝多爾靜修處。達隆達爾吉林及其支寺。上下寧川溝有十座寺院，黃河邊有自然形成的馬頭明王像所在地內、外阿貢寺兩座，怙主加持所在地瑪哈噶拉神廟。

桑曲河 61. 流域，有一切知喇嘛師徒的拉卜楞大寺，上、下靜修院，拉恰嘎爾寺等；雅日山右側高阜上有達宗玉措湖，左側有德爾隆谷空行聖地；與它臨近處有赤干活佛阿旺建央扎喜歷世居住地德爾隆嘎爾寺。自南流來的桑曲河左岸有阿瓊嘎爾寺及其禪堂、曼隆嘎爾寺、如額嘎爾靜修院等。桑曲水上游有郭莽喬丹協爾寺，佐格三寺，夏熱靜修處（上、

下)。岡察、喀加、黑錯（合作），扎益、甘加等喀加六部 62.各有自己的許多寺院，在甘加還有勝樂宮捏貢智噶爾神山，大、小霍爾倉 63.地區十二座寺院，十一處藥王佛殿。

自香郭以下，有許多漢族寺院，摩尼溝靜修庵，郭摩寺。眾生怙主八思巴四大弟子之一，達溫波的新舊韓寺、崗卡靜修庵。

河州城內有大寺及彌勒大寺，城外有長塔及韓家寺等。

洮河流域，上游有曲科嘎爾寺般若洲，旄合日寺、溝欽靜修院、娘主巴的娘倉當索寺、邦替靜修院。洮河下游地區，有卓尼昂曼貢瑪修建的三座寺院，上、下瓦底寺，木多寺等。自北流來的多曲水的上游德摩灘有噶丹曲科林寺，東部完布灘有噶丹講修林寺，右側山谷中有杰倉嘎爾寺、麥秀新寺。洮河與多曲水之地合流之地有阿郭岡寺扎喜講修林，其東有惹卜察嘉摩寺散主林，附近各溝岔中大約有屬於這個寺院的十八座寺院。澤衛靜修院等四座岡瓦的靜修院，魯瓊大寺及上密宗學院，達倉師徒靜修院，阿科智噶爾神山及菩提洲靜修院、齊巴嘉喀爾、雅塘寺、密宗院等。洮河之陰，有德塘堪布寺。切巴系等處有許多寺院和靜修院，有切巴達爾格寺。洮河之陽，有官黎 64.克喬的靜修庵，巴澤城，其附近有寧瑪寺，結隆靜修庵，卓尼大寺前面有古爾雅靜修院、納合多寺，貢噴寺。

岷州城附近之處有釋迦牟尼佛像所在的聖地隆主德欽寺，曲宗貝喬寺兩寺及其寺近六十座，有自然形成的度母像殿堂、冬那宦欽寺。

語化形成的的法王八思巴像所在地臨洮城，有許多屬於薩迦派、格丹派的寺院及其支寺---漢族寺院。

洮河向北彎曲流去之陽，有恰格勒謝寺，上、下靜修院，與此不太遠之處，有松贊干布《遺教》中所說的蓮花山，它的上部，有色拉寺麥扎倉持律師肖瓦仁波齊修建的三座寺院、恰日貝的森林靜修庵；白石崖之背後，依次有祝固 65.十八支寺，其上部有夏日瓦。宗哲仁欽的瑪噶郭摩且寺及其支寺二十處。在本列 66.地區，有自然形成的大悲觀音像三座所在聖地及自然形成的大威德像所在地巴咱寺等漢族寺院多處。

洮河源頭山南面不遠的地區，有達倉拉摩修行處，拉摩的南北有顯密諸寺院。佐格康撒地方，有詹悲寺，有曼隆巴，《道程指南》中所說的江察溫泉，珍瓦白石崖，隆桑小官人的靜修庵。

撒如部的上部有靈鷲岩及撒倉和上、下義部等的許多寺院，有貝喜饒巴爾的上、下貝喜府邸。在阿吉地方，有袞邦道卜丹巴的靜修庵、卓當浦等一些寺院。這個地區的眾水匯在一處，流向戎 67.地，在其流域中，有王倉寺和賽爾塘寺等許多寺院。

黑水與白水的上游，有漢族和笨教的個別寺院。

松州地區，松潘城有黃寺和扎熱寺兩座講辯顯宗的寺院。戎地黑河的上游，有毛爾蓋寺等講辯經論寺院。

阿曲水流域，阿霸三部地區，有阿霸郭莽嘎爾寺等許多寺院和靜修庵。熱曲水流域中，有阿喬參尼寺等寺院和靜修院五處。熱曲水與阿曲水合流以下屬於察科的地區，有完木巴寺等許多小寺。

察瓦三部地區，有大倉隆主林寺等，在其上部，有格爾底噶拉日寺。阿霸和察科的諸水與大水 68.匯合流向嘉摩戎，此處雖有屬於格魯派的雍仲拉登寺等一些寺院，但大都位於康區矣。

北部的湟水、浩門河和南部的苟曲河、洮水、桑曲河等三水注于黃河；達倉拉摩和撒倉等處之水匯在一起，經過迭部戎部和噶撒州城 69.后折向南流；毛爾蓋和松州的諸水在茂州城之北面匯于一處，流向成都府，這些水系的流域基本上包括整個的安多地區。

注釋

- 1.為論布噶爾之簡稱，即祿東贊。
- 2.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乾寧縣。
- 3.關於文成公主入藏的道程，據《兩唐書·吐蕃傳》等記載，筑行館于河源之國，命江夏王李道宗持節護送，松贊親迎于柏海與李道宗會見。《新疆發現吐蕃古藏文文書》載有在吐谷渾地區，文成公主受到吐谷渾王莫賀吐渾可汗和王后墀旁及吐谷渾大尚論等王臣的盛大歡迎。敘述明確，似沒有爭議的必要。但藏區人民懷念文成公主對藏區的貢獻，都希望公主入藏取道他們那兒，因此有南道乾寧和北道日月山兩種說法，還有把兩條道路合而為一者，如本書中所說。
- 4.即今甘肅省永靖縣之炳靈寺，約建於北魏。
- 5.著者不明漢地歷史，此處說法與歷史不符。
- 6.按著者此處記載有誤。松贊去世于鐵狗年，即公元六五零年，唐高宗永徽元年，《兩唐書》記載明確。當時，唐蕃拜交甚篤，松贊曾受封為“西海郡王”，松贊去世后，唐派右武衛將軍鮮于匡濟帶著皇帝的詔書，前往拉薩，參加吊祭儀式。
- 7.本書對赤松德贊的生年，記載不同。關於赤松德贊的生卒之年，藏史有爭議。
- 8.關於此事，本書前後記敘分歧，參閱第六章中關於《噶瑪洛》的敘述。
- 9.按著者此處所指，可能根據土觀·曲吉尼瑪《佑寧寺志》中所說。關於“祝古”這一地名，有兩種解釋，一指西部突厥地區，其一則指吐谷渾地區。關於吐谷渾，藏史只簡單地稱為阿夏，也指作巴達霍爾（今甘肅裕固族），說法不一。所謂南部突厥，著者指洮河流域臨洮附近一些地區，見本書第十五章。以它作南部突厥，似不确切。
- 10.亦譯作智噶日。
- 11.按此系唐蕃拉薩會盟時兩國所定的國界線。從語音及唐蕃當時的控制區和《兩唐書·地理志》推敲，即唐之同谷縣西境。同谷即公谷的另一譯音。此處作白塔寺，與當時實際控制區有矛盾。
- 12.木雅噶為藏史對西夏之稱謂，此處之木雅噶則指甘肅之張掖縣（甘州）。
- 13.14.《王統世系明鑒》中，此師作南木。貝吉絳曲與努。貝吉絳曲姓氏音雖近而寫法不同，本書此名重出。
- 15.此師之姓前面作“覺熱”，此處則作為“覺饒”，似刻板有誤。
- 16.意為“大師”，為藏區對貢巴饒賽之尊稱。

- 17.前面作魯梅喜饒楚丞，據一般寫法，似以魯·梅楚丞喜饒為是。
- 18.亦譯作丁卯紀年，繞迴紀年等。按本書此處計算似有六十年之出入。
- 19.七試士。藏史載，赤松德贊時，為了考察吐蕃地區的人們能否守持出家為僧的戒律，靜命大師按說一切有部戒律，選擇了七人剃度他們出家，稱為七試人，或稱預試七人。此為藏區佛教有出家為僧之始。
- 20.佛教《太子須大拏經》中的故事。
- 21.參閱第六章中關於羅家墩的記敘。
- 22.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河。
- 23.按噶瑪巴堆松欽巴（1110年～1195年）于公元1147年在康區類烏齊的噶瑪地方建噶瑪丹薩寺講學，形成噶瑪巴派，1187年于拉薩北堆龍地方建粗朴寺。西夏紀元自景宗元昊開始，其第五世為仁宗仁孝（公元1140年～1193年在位），與堆松欽巴有連系之西夏王太和，似當是夏仁宗，其子為桓宗純佑，文內所稱之木雅嘉果，似當是此人。
- 24.帕丹巴（？～1117年）印度僧人，亦名桑吉丹巴，曾先後來藏區三次，傳授希解（能寂）法門等。據說還去內地弘法云。
- 25.瑪玖拉卜仲，生卒年不詳，說法不一，有認為生于公元1031年，逝世于1129年者。為藏傳佛教史上著名的女宗教家。為覺派（亦稱覺域派，也作厥域派，前者意為斷，后者意為行，故亦譯作能斷派、斷派、或音譯作覺巴。傳自帕丹巴。）交·索南喇嘛的女弟子，摩覺（女傳覺域法）傳承人。她所傳的教義，融入于藏傳佛教各派中，各派都遵行崇奉。
- 26.按此處所記載有誤。薩勤袞噶寧波生于1092年，歿于1158年，成吉思汗西征時間在十三世紀二十年代中，此時，袞噶寧波早已去世，不會有與成吉思汗書信來往之事。成吉思汗西征時曾征服阿里，可能與薩迦派薩班發生過關係。又有一說，謂成吉思汗1206年曾到達甘青一帶藏區，可能與薩迦派教主扎巴堅贊建立了關係云。但必須指出，1206年，成吉思汗正進攻那蠻，還沒有到達阿里地區。
- 27.在甘肅卓尼地區。
- 28.指征服大理及南宋。
- 29.亦譯作周巴。
- 30.即被稱為噶瑪噶舉派黑帽系之第二世活佛，為藏傳佛教轉世制度的創始人。（1204年～1283年）。
- 31.為黑帽系之第五世活佛，本名曲貝桑波（1384年～1415年）。此處所記籠統不清。他是于明永樂四年（1406年）應明成祖召請前去南京，受封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簡稱大寶法王）。得銀協巴即如來之藏文譯音。
- 32.紅帽系第四世，（1453年～1583年），曾到西寧一帶并北去蒙古地區傳法。
- 33.宗喀巴的師傅，為噶丹派的著名僧人。
- 34.此處似有筆誤參閱第三編第十五章關於教寺部分。
- 35.即釋迦耶室（1352年～1435年），明宣德九年（1434年）冊封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大正覺如來大圓通佛”（簡稱大慈法王）。
- 36.向喇嘛受明廷冊封之事，資料不足，具體情況不詳。
- 37.此處所記有誤，明時沒有帝師的封號，見于史書者只有尚師、法王、大國師、國師、朵爾只唱、沙布隆、禪師、高僧以及都剛等名號。
- 38.指岷江上游一帶。

- 39.第三世達賴喇嘛。
- 40.指安多地區的南北各地。
- 41.指觀世音菩薩像。
- 42.亦譯作門合隆寺，德隆寺等。
- 43.即小積石山脈。
- 44.即塔爾寺。
- 45.即通稱之西寧大佛寺。
- 46.即瞿曇寺。
- 47.即藥草台寺。
- 48.為宗喀巴尊稱之一。
- 49.亦譯作吉日山、吉利山、阿米吉利山。
- 50.今通稱大河壩草原。
- 51.即昌都察隅地區之咱日神山，為著名神山之一。
- 52.為對藏，饒賽、約格迴、瑪，釋迦牟尼三人之尊稱。
- 53.亦譯作阿秀、阿徐等。
- 54.為阿里克部落分支之一，一般為了區別與在青海省祁連縣之阿里克，故譯作阿柔。
- 55.貴德，藏文作“谿噶”，亦譯作赤尕，宋時譯為溪哥城。
- 56.苟曲，意為九水，亦譯作九曲，即黃河九曲之地區。
- 57.熱貢，亦譯作一公，即宋時唵廝囉之一公城地區，漢時之大小榆谷。熱貢、一公、榆谷、皆不同時代之譯音。其地包括今青海省之黃南藏族自治州，又海南藏族自治州之一部，循化縣全境以及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之一部。
- 58.今青海省同仁縣屬。明初立河州衛，永樂九年，調中左千戶一所于貴德居住守備，仍隸河州，計有十屯。其在熱貢駐屯者有四屯，通稱為四寨子。參閱《明實錄·永樂實錄》卷一二零（館本）及《循化志》族寨工屯部分。
- 59.今青海省循化縣一帶。
- 60.今循化縣孟達林區的天池。
- 61.即大夏河，古稱灘水。
- 62.即明時之涅工川各部。
- 63.亦譯作火爾藏。
- 64.亦譯作貢黎。
- 65.此處之祝固，系指吐谷渾，因臨洮上游曾一度作為吐谷渾屬地，故名。亦有作為南部突厥者，似難對應。
- 66.亦譯作便勒、鞭勒等。
- 67.指白龍江河谷地，即迭部戎地。這一帶也稱十八大戎區。
- 68.大水，流經大金川之大渡河。
- 69.此處原文雕版似有誤。按文義，噶薩州似為“階州”，即甘肅省的武都縣。藏文中把“噶”與“薩”之間多標了一個音節點“·”。

第四章 青海蒙古諸部首領的歷史

本文部分分為南北兩部來敘述。由於次序的關係，第一，首先敘述北部地區青海蒙古諸首領的歷史。正如《菩薩本生鬘論》中頌大海時所說：“此處蘭似帝青色光芒，恍如日融太空碧蒼蒼，舉目遠眺四周無邊際，其深難測如海樂洋洋。”

浩淼廣闊，其深莫測，猶如青青的藍天，眩耀著人們的心意與目光，被稱為墀雪爾嘉摩的青海大湖就是這樣。湖中心的海心山，是一座特殊的靜修聖地。聖噶登嘉措曾賦詩贊道：“此湖中心形成之山洲，現今稱為瑪哈德哇島，過去法王松贊干布他、具祥聖。蓮花生曾授記：是龍王菩薩的居住地，眾成就者靜修之聖地。”

它的上部有海肺山，下部有海脾山，還有稱為怙主額的岩洞，有許多自然形成的具諸憤怒相及酬補供品樣的處所。它的左右兩側，有俗稱為耳環湖的兩小泊；與此相鄰之處，有五世達賴前赴內地時在此講授修習聖。觀音隨許法的壇台，俗稱為息熱灘，現在亦稱為襄佐台台的登乃圖爾台。還有青海蒙古各部落首領們侍奉歷世達賴喇嘛和班禪的一系列寶座。其西面，就是《勝者索南嘉措傳》中所述的阿尼瑪沁山神本人化作一位頭戴笨教帽的首領被二百名騎士擁簇著，前來迎接，親近供養，請求修習聖。觀世音隨許法的處所。遍照一切的五世達賴撰寫瑪沁山神祝文《極白雪峰頌》的處所，被稱為阿里克溫泉的天然浴池，亦在該處。在同一方向，有當年格薩爾王時，曾如飛禽降落似的駐滿過霍爾軍隊的阿卜齊都塘，格薩爾王的住所拉隆玉多，有稱為格薩爾王栓過扁牛地方的一座小山包，其附近處，有形如牲畜的白色岩山，凸出在青色草原之上，稱為佐查梗。其上部為扎陵湖或稱察罕淖爾，阿拉淖爾或稱為鄂陵湖 1.百力豆措湖（亦譯作苦海），當如措那克湖（亦譯作黑海），陶素淖爾 2.等，被稱為措曼秀摩五湖。

青海湖的北部地區，有柯魯溝湖、惹干淖爾、夏拉圖淖爾、喀喇淖爾等。青海湖之南及西部地區繞著巴顏淖爾、貢嘎淖爾、西尼淖爾等許多小湖泊。青海湖之西及北部地區，還有曲溝及柯魯溝鹽湖。柯魯溝的上面有鄂爾肯雪山，其四周流著烏藍美仁河、布哈河、艾結接河、蘇勒托勒河等四條大河。

由此至浩門河一帶有許多雪山，有被稱為敖若策庫的噶塘瑪爾庫湖；其東為日月山，由此向東南為宗拉仁摩（小積石山）。南面為噴苟山，右面為賽青山，左邊為曼藍通布山。以上各地的南面，整個安多地區的西部，有矗立天際的阿尼瑪沁雪山，它的主峰猶如水晶寶塔，法幢寶頂，光芒四射，兀然挺立。

在青海湖之東岸，有稱作海頭的察罕托羅海山，海北岸自西而東，有布哈河、烏藍和肖河、哈爾蓋河等許多大水，注入湖中。北部有與群科灘水匯合東流的大水就是湟水。此外，還有許多藥水、礦泉、溫泉，各種各樣的草藥和樹木，有各種禽鳥棲止的高山、草原和森林，把這塊土地裝飾的猶如花園。總之，就地方的物產寶藏和生息于其中的人們的思想信仰，毅志胸懷，享用追求等等各方面來說，乃是值得大大頌譽的處所。

當年法王赤松德贊于檉柳園中，謁見菩提薩埵（即靜命大師）時，王戴帽著靴，但未系腰帶，向大師奉獻了見面之儀黃金一銅盤。堪布大師說：“由於您戴帽的緣起，您的後裔將在上部阿里地區像帽子那樣繁衍；由於貢獻黃金，將會使正法弘揚！”正如這個授記指出的那樣，赤松王幼子牟笛贊布即賽那勒江元之子為達磨，他的兒子為南德哦松，他的兒子為阿達貝科爾贊，他的兒子為赤扎喜鄒巴，他的兒子是哦德，有四子，其第二子名赤德，前來朵甘，在青海開拓基業，擔任萬戶長，宗喀的十八大地區及多麥的大部分區域都在其屬下。據說他的後裔，有京俄敦慶巴等人。此外，這個萬戶的後裔在華熱3.地區者，還保持著他們故鄉潘域的方言。如把萬戶長稱為齊宦。又華熱這個地區里還有蒙古闊端汗，亦譯作庫騰汗的部下後裔，如吉家、李家、魯家、楊家等等許多小土官。有一段時間內，藏族的一位叫做阿齊官人者因擁有許多馬匹而被人們稱為赤達瑪爾僅者和他的部屬，曾統治過這個地區，此時，大成就者白牛大士4.曾降臨過那地方云，确否待考。

第十勝生的鐵羊年（公元一五七一年，明隆慶五年，辛未），察哈爾的俺答汗（亦譯作阿勒坦汗）產生皈依佛法的信念，向在該地的一位名叫佐格阿桑喇嘛請教。這位喇嘛給他詳細地介紹聖·索南嘉措的事跡。於是汗王產生了及其堅定的信仰，派金字使者5.送去請求光臨北方的書信。聖者允許供施雙方在青海湖畔晤面，並為了信徒們事先有所供養，特派遣律部教長宗哲桑布前來。當大眾受用聖者所賜之甘露時，雖有以汗為首的一萬人痛飲，亦不見告罄。

土虎年（皈依一五七八年，萬歷六年，戊寅），聖者駕臨，大眾在阿里克6.地方迎接。初次往迎者，乃永謝卜7.之巴爾郭台吉8.哈坦巴圖爾、土默特之瑪哈沁巴克什等為首的八百人。當他們來到時，聖者略示鄉紳變，用食指指水，水皆逆流，眾皆虔誠信奉。第二批往迎者，為以鄂爾多斯王族色青洪台吉9.土默特王族延諾顏10.為首三千騎士。洪台吉曾聖四臂觀音云。第三批往迎者，為卓理克台吉11.青巴圖爾12.。

汗王在青海湖畔謁見聖者，在約有十餘萬人之大會上，洪（黃）台吉發表演說，表示信奉正法的誓愿，由固始（國師）拔希任翻譯：“而今福田與施主像太空之旭日皓月，開闢了正法聖道，將涌血之湖轉變為溢乳之海，深峨恩大澤，無與倫比。過去，蒙古人死去后，按其身份的高低，要妻子、奴隸、馬匹、牛只等殉葬。從今以後，決心改正，貢獻于上師和比丘，請求回向和祝願，絕不能殺生。殺人者償命，殺牛馬者罰款；動手欺侮僧人者抄家；過去稱為“窩果爾”每年舉行的血祭及一年一次殺生肌祀的那些閻羅的偶像等，一律要火焚之，若不火焚者抄家，興修六臂怙主（大黑天）聖像，作為它的替代者，用三白13.供品奉祀。每月望晦及逢八日要持禁食齋。不得搶掠漢、藏人等，要象衛、藏那樣對待。”在供施雙方會晤的地方相定土地，召集漢族的能工巧匠多名，在恰卜察14.修建恰卜察大乘法輪洲寺15.，在佛殿中供奉三世諸佛、聖喇嘛16.及聖者的塑像；左右及前方則為大威德殿、觀音殿等，均為十六根柱子的大殿；各殿之間，又有菩薩殿、夜叉殿二處，皆飾以白玻璃、經幡等；前方之左右兩旁建有小寢宮??光明宮及大樂宮，所以屋脊等等裝飾，均採用漢式，寺外繞以三重圍牆。寺殿落之后，舉行盛大的開光儀式，及進行和平、興盛、權勢、威猛17.四種護摩（燒祭）。仿照七試士之故事，由汗下令對以三名王族弟子為首的百多名僧人予以剃度。這個地區的神鬼等都公開顯現，前來聽經。汗王把他平日供奉的罪業之神，用四面怙主的護摩方式，予以火化。汗王給聖者上“遍主持金剛”的尊號，聖者給汗王授以喜金剛的灌頂。土兔年（公元一五九七年，萬歷七年，己卯）建立神變祈愿法

會，從天母施食中流出了甘露，漢、藏、蒙的人們雖盡量享用，不見罄竭。據說五世達賴喇嘛前往內地途中，曾沿察罕托羅海至巴顏淖爾和恰卜察神殿的附近，然後由此前往阿里克溫泉云。雖有這種說法，但現在好象沒有這個寺廟。

鄂爾多斯王子博迪迎請聖者，舉行威猛的護摩，曾親見大威德金剛聖容，心神安祥入定，獲得與菩提薩埵毫無二致的感受，一切鬼魔的災變頓時息滅。聖者對其新建的寺廟命為集祥利他藍若，對徹辰岱青所建的寺廟及佛殿命名為集祥興盛洲，為之舉行閻摩敵（大威德）的威猛護摩，消滅了一切黑暗惡魔云。但這兩處寺廟的地址，現不知其所在。

土兔（己卯）年，聖者三世達賴索南嘉措于前赴康區之際，和漢王會商決定：為了聯係漢藏黃金橋 18.等，留科力齊 19.青巴圖爾及其部屬于青海湖畔；派遣東科爾·云丹嘉措為代表，前赴蒙古地區。聖·噶登巴 20.說：“索南嘉措化身佛之時，森康上宮轉世者索南伊喜旺波師、東科爾·云丹嘉措、東澤·袞噶貝桑等，許多佛陀和菩薩，遍布于多麥這地區。”

冬澤瓦者，系哲蚌寺第二代法王貝丹森格的親門弟子。《無所緣頌》傳承自喇嘛本巴僅起，修《無所緣》的成就者繼續不絕，當四世達賴喇嘛云丹嘉措年幼時，在蒙古地方曾經謁見過的可能就是此師。四世達賴云丹嘉措，生于俺答汗之弟蘇密台吉 21.家中，于水兔年（公元一六零三年，萬曆三十一年，癸卯）赴衛地。為了縮短路程，從鄰近內地長城之外行抵青海湖邊，其地首領科力齊以送行禮品準備未周，懇請留住數日，未獲俞允，逕直前行，他一直趕到扎陵湖與鄂陵湖之間，始行追及云。

大小兩位拉尊 22.都先後于四世班禪洛桑确吉堅贊處受近園戒，聆聽一切教諭。第十勝生之土馬年（公元一六一八年，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他們兩位曾與徹辰岱青等土默特族，哈爾和拉、昆都倫曲叩等喀爾喀王族，第巴吉雪巴索南堅贊，色拉寺和哲蚌寺會議中的許多權威人士等結成一體，率蒙古部隊和吉雪巴的軍隊等一同出發。這一年，四世班禪被阿里王請到該處，拉薩覺阿釋迦尊佛像的眼中流出眼淚，后藏王噶瑪彭措發動衛藏十三萬戶之兵直沖拉薩。六月十五日，雙方宣戰，藏巴汗的幾千軍隊進抵拉薩，后藏部隊中的許多勇士準備搗毀哲蚌寺，曾登到該寺的靠山頂上，岱青率領蒙古軍隊，沖入后藏部隊中，殺光了后藏部隊，市其能生還者沒有一個人。第二天，藏巴汗在疾曲河畔扎下比前更大的軍營，蒙古軍隊們害怕起來，開始撤退；色拉寺哲蚌寺的僧人們、第巴吉雪巴的軍隊們也突然潰散，向潘域及達壟等處逃竄。后藏軍隊搗毀色拉寺和哲蚌寺，并佔領了吉雪巴的領地四個宗，第巴曲結不得不逃亡于青海。后由達壟巴從中斡旋，訂立協議，允許色拉寺及哲蚌寺僧人可以原來地址，為了贖回寺院，哲蚌寺須要繳納黃金二百兩 23.，色拉寺須要繳納黃金一百兩。藏巴汗限定贖寺的獻金，要由協敖 24.索南群丕到后藏去繳。縮南群丕詭稱，色拉和哲蚌兩寺遭受兵劫，羅掘一空，已到山窮水盡地步，無力繳納，在嘉地區，有上輩遺留的秘密倉庫，須前去挖掘。用欺騙手段，引藏巴汗的使者到嘉地去。途中行至一山，乘其不備而潛逃，經娘、貢等地，前去蒙古地區。

鐵雞年（公元一六二一年，明天啟元年，辛酉），小拉尊羅桑丹增嘉措、古魯洪台吉二人為首率領蒙古兵二千余人，與藏巴汗部隊戰于拉薩江塘崗，藏軍不支，退踞夾布日山 25.。由四世班禪、噶丹寺赤巴楚丞群丕、建陽喇嘛貢喬群丕、達壟夏仲 26.叔侄的代表等調解，

訂立協約，重新劃定噶丹頗章宮的所屬為自拉薩至熱池以下的土地；交付屬於色拉寺和哲蚌寺的莊園；衛藏地區的格魯派被強迫改宗的寺院以及它們喪失的領地照舊全部歸還，恢復原來的教派。給第巴吉雪巴以潘域城，作為德欽之替代。噶布倉穹、協敖索南拉布坦 27.進住噶丹頗章宮，等等。這個協定使格魯派在藏區樹立了很大的榮譽。拉尊派代表達瑪庫雅台吉，洪台吉派代表卓尼曲結金巴達爾吉 28.和藏巴汗交涉。他答允于水狗年（公元一六二二年，天啟二年，壬戌），可以迎請五世達賴坐床。

他又聲言：“達賴喇嘛往青海。若不前去，將派武裝帶走，請考慮！”

五世達賴喇嘛為了躲避，不得不暫時潛居于唉日果。聖師們各按所愿向第巴曲結處求經。火力茲和大拉尊丹迴羅桑嘉措二人各修建一寺，延請曲藏、南嘉班覺爾、賽康巴、程勒彭措、后藏日普巴、根敦堅贊等主持講辯，但沒有留住多少時間。

洪台吉和他的弟弟發生內訌，由第巴曲結、曲藏活佛兩位從中調處，才略轉平息。到鐵馬年（公元一六三零年，崇禎三年，庚午）歲杪，拉尊等派出部隊搶劫洪台吉在北路的土默特各部落，第巴曲結及洪台吉兄弟等率部逃往芒拉地方。鐵羊年（公元一六三一年，崇禎四年，辛未），大拉尊死。喀爾喀阿克岱青率額魯特的許多部隊以戰爭姿態前來，由阿科岱青率喀爾喀、墨爾根諾顏率額土默特的三百騎士到衛地朝聖。

先是土龍年（公元一六二八年，崇禎元年，戊辰），察哈爾的林丹汗挑起察哈爾的內訌，因此，永邵卜部首領于水猴年（公元一六三二年，崇禎五年，壬申），前往切安木開闢新領地，其中有達壘瓦的施主喇嘛加曲庫爾，它們到了達木地方居住，朝拜了覺阿釋尊金像，並向五世達賴喇嘛請求了長壽灌頂。

由於許多察哈爾人前去喀爾喀，進行內戰，卻圖汗及其部屬被逐出喀爾喀。他于第十勝生的水猴年（公元一六三二年，崇禎五年，壬申），來到青海，征服了土默特各部。自第十勝生的土兔年（公元一五七九年，萬曆七年，己卯）至這一年，五十四年之中，土默特的青巴圖爾、洪台吉、兩拉尊等勢力強大，幾乎統治了安多及衛地，此后，則有庫雅台吉、帕達爾火力齊 29.等許多台吉，先後前往黃河以南地區，對許多農業區進行搶掠。據說，小拉尊曾請第巴曲結著《修菩提心教誡》，其他人情況不詳。

林丹汗想危害格魯派，但他行至夏拉塔拉死去。卻圖汗偽稱是噶舉派信徒，實際上他信仰漢族的道士教，是一個異教徒。但是，他卻請第巴曲結到青海湖畔，詭稱他對於各教派不會偏袒，對所講經法，極為喜悅。說：“看到喇嘛您，雖使我產生信仰，但一見這種帽子，使我心中起火！”

使與他的一個幼子結成法緣。此外，他又從該地的薩迦派、主巴噶舉派、噶瑪噶舉派等三派僧人及噶瑪巴紅帽派的饒降巴 30.處聽了許多密法。雞年（公元一六三三年，崇禎六年，癸酉），永邵卜的噶瑪冶力安到了拉薩，向五世達賴喇嘛請求修《才達法》的隨許法，以后又去粗扑寺 31.。但是噶瑪巴表示不高興，僅僅予以會晤，沒有給予灌頂。台吉大怒，攻打粗扑寺所屬的噶美部落。

木狗年（公元一六三四年，崇禎七年，甲戌），阿爾斯藍 32. 誘騙喀爾喀的阿科岱青，自相殘殺，製造卑劣的事件。先後幾年之內，察哈爾人 33. 卻圖汗、白利土司等阻斷了漢藏黃金橋，安多的一些有魄力的人們，繞道內地，經達箭爐轉中康地區前往衛地。木豬年（公元一六三五年，崇禎八年，乙亥），卻圖汗父子，紅帽派饒降巴喇嘛等會商，決定同藏巴汗同心協力，徹底消除格魯派，作噶瑪巴和主巴的施主。派台吉阿爾斯藍帶領部隊萬人來到達木，消滅了永邵卜四部。喇嘛加曲庫爾恰好正去上部，得免于難，噶瑪穹瓦和濃齊二人被殺，其子瑙布仁欽和噶瑪欽瓦二人逃脫，它們這次雖然幸免于死，但此后水馬年中，瑙布仁欽在與固始汗作戰時被殺。

阿爾斯藍滿口維護教派的語言，使噶瑪巴受其麻痺，信以為真，從粗扑寺前去多接扎，這正中台吉的心意，遂開始胡作妄為。季冬時節，蒙古軍的左翼前去止貢，右翼到達了後藏的北部。台吉為首的軍隊直趨羊卓雍措，氣勢洶洶，如凶曜經天，不可一世。蒙古軍登上甘巴拉山頭瞭望后，偽裝從山谷中逃遁模樣，實際則用計于新年頭上把軍隊全部拉到吉雪。台吉頒布見了達賴喇嘛不准磕頭禮拜的軍令。但到噶丹康撒宮前，一見五世達賴喇嘛，他的瞋怒立即冰消，不但進行了禮拜請求加持，並作了有關佛法的詢問。當去小昭寺朝拜時，有人問：“今日是誰破壞了軍令？”台吉回答：“乃我改變了主意。”據說台吉的突然發瘋及雷電劈擊軍中，乃是寧瑪派咒師施了迴轉蒙古軍咒術所致云。

火鼠年（公元一六三六年，崇禎九年，丙子），固始汗不考慮自身安危，一心為了聖教，從准噶爾起兵，助戰者有巴圖爾洪台吉 34. 他率領額魯特的一萬多名軍隊，自伊犁、塔城乘冬季期間大河、沼澤等結冰的時機，順利越過這些天險，達到青海的布倫格爾，即在該地休整。后來把這座靠獵取石羊度了艱難日子的山頭命名為官雅瑪圖爾。火牛年（公元一六三六年，崇禎十年，丁丑）正月，到達青海湖西頭，一舉消滅了卻圖汗的近三萬軍隊，鮮血把兩座山頭染紅，因而命名為大小霍肖，其子達延台吉等率本部健兒追遂潰逃殘軍，一直追至哈爾蓋河 35. 冰橋之上，予以殲滅，有些殘軍，竄入此地東西山谷之中，也予以解決，現在該地之名，叫夏哈力。卻圖汗逃脫后，鑽入一個旱獭洞中，乃予以活捉。早在去年，紅帽系饒降巴和倫布台金二人自西藏派遣信使詢問：“你的兒子阿爾斯藍他沒有按照父親您的指示行事，怎麼辦？”卻圖汗欺騙地回答：“殺掉他！”當阿爾斯藍于轉向征討白利途中被掠得的財物迷得昏頭磕腦時，軍中發生內訌，首領與倫布三人同時被殺，卻圖汗方面遂無后援矣。

固始汗請第巴曲結到青海湖畔，多次接受其灌頂、授記、隨許；巴圖爾洪台吉及其隨從等于請求了《金剛鬘》灌頂之后，返回家鄉。固始汗及其隨從、吉雪第巴義雄等前去衛地。噶丹頗章政府在大昭寺覺阿釋迦像前，給固始汗奉上丹津曲嘉（持教法王）名號。土虎年（公元一六三八年，崇禎十一年，戊寅），固始汗派墨爾根噶居喜饒嘉措入藏，去請五世達賴來青海湖畔。這時，正逢后藏第悉為了動工興建大寺院，派烏拉們在扎什倫布寺后山上采石。大石滾向扎寺，砸壞僧舍等，聖師徒 36. 正處于非常苦惱之中。墨爾根噶居喜饒嘉措于兔年（己卯）回青海后把他所見所聞的各種情況，詳細向固始汗匯報，汗王極為憤怒。于龍年（公元一六四零年，崇禎十三年，庚辰），提兵指向西藏，半途中，突然改向康區，于庚辰歲的神變祈愿法會期間，征服朵甘六崗；白利土司雖然一時逃跑得脫，但由於果報異熟，猶如扑燈蛾之向火，終於就擒；把白利土司監禁的薩迦、噶瑪、主巴、止貢、

達壘等派喇嘛及土官等從獄中釋放。鐵蛇年（公元一六四一年，崇禎十四年，辛巳），汗王率領大軍經達木到達后藏。在此前前后后，協敖索南拉布坦曾奉勸五世達賴喇嘛說：“烏拉聖教，您應該準備鬥爭，新派的敵人 37.就算他不錯，但是，從它過去作為來看，對於彼方大大有利，而對於我方，沒有合乎情理之處。俗話說：「如對瘡口有有效則嫌棄狗的脂肪」。應該讓寧瑪派他們去干吧！”

於是，命令按寧瑪派的儀軌，進行了投擲、護摩、鎮壓的誅法。對於此事，供施雙方應該了解這是為了永久長遠地愛護聖教而施的大恩大德 38.。因此，為了聖教大事，一切活動不應失去時機。這時，哲蚌寺大威德的口中整整滴了一天血；法王聖像準備飛出，不得不奉上鐵索予以縛住；德瓦聖像口中亦流出鮮血；噶丹寺法王聖像多次發出吼聲，眾人都能清晰地聽到。在后藏，僧俗大眾之后，狂風大作，飛砂走石，許多人曾看見風隙中有一長髮至腳跟的女人背著許多人的屍體，騎著騾子行走。人們說：“第悉的魂魄已被勾去”。哲蚌寺的下面，人們聽見像女人聲音一樣的威猛吼聲。時運已衰時，許多無可回轉的征兆，一一出現。

第悉．藏巴汗為了鎮壓色拉寺和哲蚌寺而筑的東噶爾宗雖然非常堅固，但是勇猛非凡的軍隊一鼓而上，立即攻克宗城及其城郊各據點，德欽及內鄔宗中藏巴汗的地方官員們獻贊投降。水馬年（公元一六四二年，崇禎十五年，壬午），三月初，持教法王把西藏的所有木扉人戶 39.都納入其統治之下。十一日，由汗王禮請，五世達賴喇嘛親蒞后藏地區，汗王迎于妥加谷口之德欽，獻上據傳為八思巴的曼朵法鈴，子母綠寶石碗等珍物及西藏左右兩翼的十三萬戶。難以數計的蒙藏人們聚集在桑主孜的大廳中。當大眾就座時，按忽必烈大帝向八思巴大師奉獻上三次大布施之例，獻上阿闍世王的所依聖物??世尊釋迦牟尼的舍利子，垂羅的小饒，仁邦．那旺久扎親制的持明帳幔，並特別把全部西藏十三萬戶獻上。五世達賴喇嘛指示說：“聖教事業不在于爭面子，不要去作相互攻擊的丟人之事，各個宗派各行其是時，對於自他雙方，都有好處。”

並引用八四巴大師的故事 40.進行解釋。汗王心中極為虔誠。彼時舊派大寺除個別不能忍耐者外，其余都如《眾教秘要》中所說按吩咐于九年之內聚集于衛藏的伍如。《昂孜秘教》中說：“有很多人誤解十年之內弘法于衛藏的教導，致許多人有所啟請”云云。希博識者予以辨析。是年秋季，后藏及工布地區噶司巴家族們發動了企圖復辟的叛亂。這時，從關於牢中的噶瑪巴的廚師曲英護身佛盒中搜出了噶瑪巴的書信，內稱殺掉固始汗，把達賴喇嘛和班禪師徒二人遷往工布，摧毀格魯派的所有寺院，把仁邦巴、洛堆巴投入苟布倉，藏巴汗在乃伍宗，請搶救出來！您要作為薩迦派、覺昂派的施主，並非專門為了噶瑪巴。把日喀則、象南嶺、巴南木三地拿下來，第巴吉雪巴沒有左右搖擺，這很合適，應給以德慶蔡的領地。……等等。

固始汗見了這封黑會議的秘信之后，極為憤怒，從而成為導致摧毀噶瑪巴派的根本原因。水羊年（給以一六四三年，崇禎十六年，癸未），在調解協議的最後結論中宣布裁決說：“余雖生長在像黑暗洲那樣的額魯特，但由於聖師徒之恩德，得以認識善惡的好壞果報。余投入于他的慈悲心及其事業之后，與格魯巴教派結為一體。但余雖和黃帽者心投意合，對於我佛聖教則並無徇私偏袒之念。由於不能容忍卻圖在青海對整個聖教進行的大迫害的行為，余遂興大軍取而代之，不偏不倚這義舉，對一切出家人來說其有裨益，自不待言。

其間白利土司，皈依于笨教之教，作出毀滅我佛聖教；劫掠、毀壞安分守己的寺院；關押、法辦喇嘛和大德；截斷漢藏之間的黃金橋等等許多不法之行為！余遂直趨瑪爾康，攻取了白利。

“余對於聖教，總的來說，對各個宗派並不偏袒，特別對於薩迦、噶瑪巴、主巴、姜 41.等曾施以極大的利益，對以噶瑪巴為首的喇嘛、僧人等不攤差稅，盡可能進行侍奉。藏巴汗宣稱對佛教各派的政教制度，沒有偏袒。他雖大言不慚，但實際上則嚴分彼此，偏見甚大，尤其對屬於黃帽派的一方，進行迫害，無所不用其極，如對第巴吉雪巴即攆出其領地。余出於善意，認為和睦解決，乃是上策，先後派出使者，並托戎瓦丹正向他轉告：‘我二人心意相投，一南一北，沒有矛盾。對於吉雪巴，應在其原有領地之外給以合于余之願望的待遇。如不能辦到，置之不理，則余親自到你桑主孜宗的門前來’。他不考慮我所說的話，竟回答說：‘為了您的面子，可以給他潘域孜宗’。於是遂有后藏之行。

“余從來對各教派沒有偏向于任何一方之意念，鑒于卻圖及白利等罪惡，更不愿有此種行為，因而對整個聖教，尤其是噶瑪巴所屬，並沒有施加過絲毫的危害。當余巡游桑主孜宗時，蛇月五日勝者噶瑪巴曾致書說：‘汝此次行為可嘉，若激勵奮發則事業可成，以後在衛藏地方晤面時，可詳談一切’。此后，蘇日喇嘛與珠嘉林巴前來，說：‘對聖教和眾生應抱善念。’余答以‘果如此想，則請您使者們在我和藏巴汗之間，予以和解’。但是，藏巴汗則不聽從和解。說什麼‘除了外部的顏面外，實際在噶瑪和格魯之間應該有善後的規章’。‘那麼，由噶瑪和格魯來談’。就這樣決定了。然而，在商談善後規章時，噶瑪巴的先生們除說應該考慮善後外，至於如何作這作那，則提不出明確方案，說：‘晤面使者難于決定’最後，毫無結果而回去。”

“此後，余與藏巴汗之間，雖有高級喇嘛前來說合，余認為難以取得收獲，遂向大伙說：‘最好不要來’。當余攻取了藏巴汗之后，仲巴活佛前來，余因其為政教事務前來，曾給以滿意的回答。余認為供施之間似乎有一個好的結局。這時，噶瑪巴親自前來，說：‘藏巴汗雖不是我的施主，但他的祖父，卻是噶瑪巴的施主，因此，要把日喀則、江孜、巴木南、拉孜、南木嶺等給他。若不給他，則你我之間供施關係，不能建立。’余答以“當藏巴汗還沒有被攻取時，你說余之行為可嘉；攻取之后，則又提出如此意見，我心中難以同意，余不需要噶瑪給藏巴汗幫忙。”這就是供施之間多次談判經過的詳情。最后，不再談藏巴汗之事，取得了對於噶瑪、格魯善后規章及供施雙方和好事宜在衛地舉行商談的決定。我們供施雖很快地來到會場，但聖.噶瑪巴則去洛扎，只留下珠嘉林巴作為代表說：‘按照噶瑪巴的規矩，世間事務應由各屬部的總管們處理，汗王有何指示，需召集總管等前來。’余回答：‘噶瑪本人親自說對我們供施有事要談，所以趕快前來，若召集總管們，我沒有什麼可商談的。’珠林巴說：‘向洛扎派人去勸，但是，等了十一天，仍沒有到來。為了使噶瑪巴有一個好的指示，余遂撥發一部分新的供養谿卡，並使人管理牲畜勿失。又派戎巴丹正、噶爾瓦饒降巴二人前往，但是，除了進行欺騙、沒有內容、令人厭煩的回信外，毫無其他表示。’上、中、下三部地區不太平，衛、達布、工布的許多僧俗，遭受苦難，應該怪誰，只有三寶洞鑒！“余返回工布以后，噶瑪巴來信說：‘料想不到由於對噶爾瓦饒降巴沒有給予指示，竟發生如此嚴重的事件，我的一些僧人的心中被鬼侵入，竟做出如此之

事！現在您怎樣吩咐，當即聽從。噶瑪派的沒有受到損失的寺院，應請予以照舊居住。’余答以‘使者雖然來遲了，但對於所有寺院，不會給予新的傷害’”。

“余請噶瑪巴何時前來，即進行會商。答以‘汗王有何指示，由仲巴活佛決定，他就要來’。余以此挂在心中，並不相信南木林的僧俗人等所說的‘不會聽仲巴的’以及上部竟會起兵鬧事，打算請聖師徒、達壘夏仲等居中調處。所以向噶瑪巴處派出使者，‘請讓仲巴活佛前來’。但不肯來。”

“對於真正參加暴亂的噶爾雄和寺院們，按他們的所作所為，予以相應的處置，但不會有過分的懲處。至於那些沒有直接參加暴亂者們，正如人們都在說的‘只是一次統一的軍事行動的經過，猶如匆匆過客。’若真的回顧噶瑪派對我們供施雙方施加的一切，那能停止行動！雖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是合乎世間道理的，但余向大處著眼，沒有過于處置這些蔑視因果的人們。我佛總的教導，噶瑪教皇的傳承，達壘、薩迦、澤當等教導說‘要存心向善’”。

“今請達壘夏仲居中，商定以仲巴活佛為首的特殊照顧的各個寺院為一方，和屬於一心為自他的利益著想的格魯派供施雙方為一方之間，在政教兩方面，互不迫害，互不製造矛盾。訂立了教派共同發展，特別要適應聖師徒的意旨的合同，並詳細規定了寺院及其所屬的地區的地界”。

自此以後，世道安寧，西藏地區由於有了首領和紀律，各派系都各守本分；姜地、印度和尼泊爾以上各地的國王都崇敬送禮；皇帝大主宰也頒布敕書，進行表揚。政教各方面都被頌譽為和天地之間的大自在名實相符矣。

木馬年（公元一六五四年，清順治十一年，甲午）固始汗去世，享年七十三歲。《熱那授記總集》等書中授記說，汗王乃持金剛的化身云，尤其《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有這樣的授記：“「哈」字名復來，喇囉王供養。「哈」字具善義，以善事為體。以所欲步態，降臨于地區，彼興其事業，國政具喜慶。”這裏應指示，所謂“喇囉”者，乃指蒙古王，所謂格格汗者，系固始汗之名諧音，他無論到那裏，以戰無不勝的事業，體現噶丹頗章宮的政治云。他的後裔諸王系們都沒有錯過使政治向上增盛的緣起，一直成為黃帽派的與眾不同的施主。

汗王的大福晉托爾郭生四子，二福晉和屯生五子，藏族福晉額爾克哈屯生一子，共有十子。長子祖謝圖汗達延王 42.于鐵鼠年（公元一六六零年，順治十七年，庚子）繼汗位，享年七十三歲。屬相火猴，系其父十五歲時所生。其子為熱特那達賴汗、墨爾根諾顏、羅桑朋素克貝勒、根敦墨爾諾顏、索諾木袞布、索諾木達什六人。長子達賴汗于鐵豬年（公元一六七一年，清康熙十年，辛亥）繼汗位。其長子丹忠旺扎勒無子，幼子拉藏魯貝于水羊年（公元一七零三年，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繼汗位。他和第悉桑吉嘉措政見不合，第悉準備逮捕拉藏汗，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喇嘛們予以緩解。木雞年（公元一七零五年，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汗王前赴青海湖，行至黑河，糾集軍隊返回拉薩，經喇嘛們在汗王與第悉之間進行調解，第悉退住貢噶爾宗，把政權交與汗王。火豬年（公元一七零七年，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拜尕爾增巴。那旺耶喜嘉措在布達拉宮坐床 43.。攝政十二年，他不但善于護持政務，佛學造詣亦頗高深。

汗王曾與第悉爭論關於五決定（金剛五持法）的受用報身問題。汗王認為聖。宗喀巴大師不主張受用報身五決定論。第巴則認為大師是主張五決定論的，雙方爭持不下。后請教于第一世嘉木樣活佛。嘉木樣活佛說：“大師于《金鬘論》雖沒有明白提出，但事實是主張五決定的。”第悉聞后大悅，繼續向色拉寺羅桑瑙布請教，他引申說：“在勝義光明之階段，雖沒有幻化之身，實有幻化身之光。”汗王拍手大笑。這些記載，出自《奧喀自轉》。火雞年（公元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丁酉），阿里宗宗本康濟鼐送來報告說：“據冶爾禪巴傳來的消息說，准噶爾的六千軍隊已經啟程前來，是敵是友，難以逆料，應加強邊防時。”

正在研究安排之際，准噶爾軍另取新道，欺騙地說，是送回汗王世子夫婦者，于八月中抵達念青唐拉山附近的庫堆山，安營扎寨。汗王急忙征集軍隊，並請乃瓊護法神預示吉凶說：“食肉王之子來到北方時，並不曾請示過鬼魅如何取舍，很難預告。但必須積極征集軍隊！”

班禪仁波齊等許多大活佛雖前去調解，仍無濟于事。十月底，准噶爾軍進逼城下。頗羅鼐台吉等勸汗王逃往青海。汗王說：“不用擔心。我生于華貴門第，安有為了冀求個人生命而把聖教的聲譽置于敵人之手，怕死逃奔之理！這豈不是言行不一嗎！命運不可逆轉時，十頸魔王雖躲入云中，亦難逃羅摩衍那之矢而被射殺。若氣數未盡，不會有風險。總之，若為聖教而死時，亦屬幸運之事。”

准噶爾軍的指揮官群丕宰桑丟噶爾宰桑二人老于征戰，詭計多端，藏軍內部又復混雜著壞人，二十九日這一天，汗王不得不撤退到布達拉宮。觜宿月（藏歷十一月）初一日，汗王對蘇爾察 44.說：“何必為了我一人之故，而使許多之人受這種苦難。我要沖出死戰，在我還沒有喪失生命之際，看你能不能逃向北路。”不聽左右的勸阻，騎上馬，引隨從蒙古人羅桑群丕，從東門沖出，來到了魯布郡，幾個准噶爾兵在后緊追，雖被二人擊敗，終因彈盡援絕，成為記憶中之人了。

其子為噶爾丹丹忠、蘇爾察、納木扎勒色布騰。長子欲娶准噶爾汗策妄拉卜坦之女，准噶爾索聘金十萬兩，並須到准噶爾親迎。汗王心中生疑，把這事擱置起來。長子說：“若不讓去，恐導致事端。”遂向拉穆吹仲問卜，卜辭曰：“水池渠中塞雜草，智者緊關水閘門，可憐遵守習規者，漣漪接踵壓池底。”未能破解，又重新請卜，辭曰：“物各有性難強挽，放長去作疑終悟。”父子二人，意見不一，但終遂兒子心願，讓其去准噶爾。生子為巴勒珠爾。

長子去准噶爾后，為了消除漢人 45.的猜疑，把蘇爾察送往青海，娶妻成親，后回到達木，正在舉行慶賀喜筵時，准噶爾軍到來，被害于拉薩。這位王子據說是空行的化身云。蘇爾察有二子，扎克巴和那噶察。

達延汗的第二兒子墨爾根諾顏之子為額爾德尼青台吉色布騰及垂庫爾台吉。前者之子為達什東珠爾，其子為達什巴勒珠爾。后者之子噶勒丹達什公，其子嘉勒參東珠卜、丹津那木扎勒公、公索諾木巴勒濟。羅桑朋素克貝勒之子為羅卜藏達什及博碩圖拉卜坦旺布，這二人絕嗣。

根登墨爾根諾顏之子為車凌公及班珠爾。前者之子為公策楞喇布坦及袞楚克札布。其子為吹濟布公及噶勒坦。班珠爾之子為喇嘛更桑、海燦、丹巴扎木素、丹派爾四人。

索若木袞布之子為車凌公及垂桑扎木素。前者之子為達什多爾濟、達什濟布公、耶丹特爾。垂桑扎木素之子為班岱。

索若木達什之子龍珠卜及南木廣二人無子絕嗣。次子為諾爾布朋素克，其子達什巴勒珠爾。固始汗第二子阿咱拉洪台吉，其子為卓哩克圖岱青及墨爾根洪台吉二人。前者之子為羅卜藏達爾吉，其子為濟克濟扎布扎薩克，其子為車凌多爾扎薩克。

墨爾根洪台吉有五子。長子為額爾德尼洪台吉凌青納木扎勒，其長子青洪台吉珠爾登無子。幼子羅卜藏策旺公之子為拉什杰扎薩克、格勒道什濟、堅木參扎巴、車凌索若木四人。拉什杰之子為恭桑扎薩克。

次子額麟沁達什，其子為巴特瑪色布騰、喇布騰、達瑪林色布騰、丹津、博貝台吉等五人。其長子之子為伊喜桑布、旺扎勒扎薩克二人。伊喜之子為恭布。喇布騰無子。達瑪林色布騰之子為喜饒布尼瑪。

固始汗第三子阿玉達賴烏巴什、有前妻的墨爾根洪台吉、額爾克台吉、都如台吉、巴圖爾濟農和羅哩、哈什哈、博第、班布羅、本布等八人。其中額爾克、都如、班布羅三人無子絕嗣。長子墨爾根洪台吉之子為夏扎耶格拉、夏扎巴圖爾、羅卜藏等三人。夏扎耶格拉之子根登諾顏、果力果、達什三人；根登之子為扎勒燦台吉，其子為陀顏垂珠爾；果力果之子為瑪摩、其子為哦巴什；達什之子為伊丹木圖薩拉齊，其子為車滾、索諾多爾濟、瑪尼陀顏。羅卜藏之子諾顏噶布吉。

巴圖爾吉農之子為巴圖爾、玉木穹、烏旺、齊買、本濟農、丹津等六人。巴圖爾之子貢噶喇布坦及玉木穹之子沙丕多爾濟貝子二人無子絕嗣。烏旺之子為袞布阿格及羅布藏多爾濟王二人，前者無子，后者之子為根乃舒旺沁班巴爾、瑪哈巴拉、阿噶旺沁車凌、永仲色布騰、班迺等五人。齊買之子為袞楚克公、烏巴希、喇嘛大什、夏扎罕等四人。后三者無子絕嗣。袞楚克公之子為達布夏仲、多爾濟色布騰公、班岱。本濟農無子絕嗣。丹津之子為索諾木多爾濟公，其子為窩爾屯司圖公。

哈什哈之子為凌青、羅卜藏丹增、額爾德尼三人。羅卜藏之子索諾木達什、班雜爾二人。前者之子為敦多布、袞布、克珠圖薩拉齊、烏貝等四人。克珠之子為濟克濟圖薩拉齊。班雜爾之子為達爾濟諾們汗。

博第之子為巴特瑪策旺，本布之子為巴讓台吉，這兩個人無子絕嗣。又達賴烏巴什后妻有子羅卜藏曲派、諾爾布扎木素、伊特格勒、陀顏、領南達、博特巴、賈瓦、多爾濟扎布等八人。后者無子絕嗣。長子羅布藏曲派之子為敦多布墨爾根諾顏，其子為蓋策台吉、策旺多爾濟、索諾木多爾濟、羅卜藏尼瑪。諾爾布扎木素之子阿喇希濟，無子絕嗣。

伊特格勒有三子，其中車凌太之子袞布，策旺丹津之子為扎克巴，車凌本之子瑪納沙。阿南達之子巴特瑪達什和烏巴什，這兩個人，都沒有子絕嗣。

巴特巴之子為奂齊、阿寶二人，后者之子為策松。扎卜 46.之子為達叩、袞楚克、曼濟、窩窩等四人。達叩之子為桑吉及索諾木策凌二人；窩窩之子為貢楚克車凌。

固始汗第四子達藍泰之子為阿齊巴圖爾袞布，其子為惡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王、朋素克、那旺扎巴等三人。長子有烏巴什、阿拉布濟、索諾木達什、索諾木丹津王、策凌多爾濟等五子。其中烏巴什無子絕嗣。阿拉布濟之子為多爾濟公、拉恭、陀顏等三人。索諾木達什之子為貢噶車凌。索諾木丹津之子為袞楚克扎卜，其子為敦多布納木扎勒王。策凌多爾濟之子為恭噶扎薩克。朋素克無子絕嗣。那旺扎巴之子為多爾濟策凌。

固始汗第五子策楞伊勒都齊之子罕都無子絕嗣；達爾濟博碩克圖之子為巴布、丹津色布騰、載青和碩其、根特爾等四人。巴布之子額力克岱青、敦多布、阿其圖諾們汗。丹津色布騰之子為拉察布，其子為察罕喇布坦、旺素克喇布坦、親王丹津旺舒克等三人。旺舒克喇布坦之子為阿旺達爾濟。親王之子旺丹多爾濟帕拉木。岱青和碩其之子為敦多布旺扎勒。根特爾之子為丹衷。

固始汗第六子多爾吉達賴洪台吉之子畢魯咱納、噶爾丹策旺、達賴岱青、達顏墨爾根岱青等四人。長子之子為額爾德尼台吉策旺扎布、阿布吉其欽台吉，后者及噶爾丹策旺無子絕嗣。

達賴青岱之子為扎木巴勒額爾德尼台吉、額爾台吉吉巴勒多爾二人。后者之子為朋素克旺扎勒王、伊什多勒扎布、多爾濟南木扎勒等三人。前者之子為袞楚克達什王、丹木垂、噶爾丹喇布坦王等三人。后者之子為達賴呼圖克圖。伊什多勒扎布之子達爾杰車凌扎薩克。墨爾根岱青之子為達延洪台吉。

固始汗第七子瑚嚕木什額爾德尼岱青之子為達爾巴、旺欽、朋素克、拉本、乘圖濟索諾木達爾濟、森格哈坦巴圖爾等六人。達爾巴之子為阿罕垂巴爾，其子為車凌敦多布。旺欽之子為垂扎扎諾木其台吉、巴布二人。拉本之子為丹津喇布坦，其子為羅卜藏朋素克。索諾木達爾濟之子為丹津博碩圖、察罕達什、丹津貝子等三人。長子之子為察罕多爾濟，幼子之子為恰多布扎布貝子。森格巴圖爾之子為達什敦多布。固始汗第八子袞布察暉無嗣。固始汗第九子桑噶爾扎之子塔博俄羅和碩其 47.，其子為德布特敦多布達什、索諾木達什貝子二人。后者之子為噶勒丹敦多布、噶勒丹旺扎勒、莽鼐貝子等三人。莽鼐之子為羅布藏色布騰貝子、伊旦扎布二人。固始汗十子阿庫達什巴圖爾之子為唐拉扎布、羅卜藏丹津。后者之子為巴巴熱特、察罕額卜根二人。

固始汗在准噶爾的部屬自土虎年（公元一六三八年，崇禎十一年，戊寅）起，逐漸到達青海湖畔；起初以青海托勒為根據地，被稱為“額魯特絨噶爾”。五世達賴喇嘛說道：“彼處是漢、藏、蒙三者會集的要沖之地。現在不同于帕摩主巴的時代，也不同于藏巴汗時代。戴黃帽者的教派之所以能同北方的施主們接近，關鍵在青海地方的安寧。”於是和達延汗等弟兄們通過准許修習大德威法，結成乏緣，立了誓言。並說：“額魯特蒙古之後裔，統

治了松贊王的地區，使它成為喀爾喀准噶爾的地區矣。”給予極大的推崇。並愷切地囑咐他們：“劃分漢、蒙地界，肅清盜賊，開闢商道，善守邊界。”

當青蒙古部起內訌時，達賴喇嘛委派哲蚌寺郭莽扎倉的長老程勒隆主布到青海湖畔，在浩門河上游秀夏委冬地方水流匯合之處，即臨近達合那寺之地，集合各部首領，劃分牧地。並區別左右兩翼，使地方得以安寧。

第十二勝生之火牛年（公元一六九七年，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章嘉阿旺羅桑曲丹奉旨赴藏給達賴喇嘛送敕書時，適康熙皇帝以巡幸為名，來到寧夏，接見了青海各台吉。交談時親切指示，各部首領必須前去（北京）舉行朝覲聖上禮儀。各部首領接受這個指示，前去朝見皇帝。封固始汗幼子達什巴圖爾為親王，其余都按其身份封以郡王等，並大加賞賜，從而促進了漢、蒙的關係。

達什巴圖爾系固始汗與女仆所生之子，五世達賴喇嘛曾對青海蒙古各部首領說：“這確是固始汗之子，是你們的叔叔，應委任為總管。”《漢藏蒙史》中說：“五世達賴喇嘛曾說過丹津法王的第四個福晉所生之子即達什。”似乎就是指此事而言。木馬年（公元一七一四年，康熙五十三年，甲午），達什巴圖王去世。這時，一切知嘉木樣一世曾說過：“叔叔的去世，乃惡征之先兆，如能暫住人世，對於青海湖邊的人們大大有利。但是，今後此地之安樂禍福，實難預料！”

此后，他的兒子丹津王 48. 作青海諸部首領，按照叔叔的遺囑，右翼的長官由濟農 49. 擔任。青海蒙古諸部同心協力，迎請第七世達賴喇嘛噶桑嘉措到塔爾寺，奉請皇上，准予送往西藏，並請賜予如五世達賴喇嘛在世時之冊、印。皇上派來皇十七子 50.、將軍、王等，賜詔書道：“漢、藏雙方應同心同德為布達拉的喇嘛服務，扶持黃教，維護大皇帝政治的聲譽。”

鐵鼠年（公元一七二零年，康熙五十九年，庚子），護送七世達賴喇嘛赴布達拉坐床。除土觀一世曲吉嘉措、賽克巴·達喇嘛·噶居瓦·羅桑程勒 51. 外，還有皇上派遣南北兩路的將軍 52.、大臣阿達哈達、科協額增等；青海蒙古丹津親王、噶勒丹額爾德尼濟農、額爾德尼額爾克、額爾德尼達賴博肖圖、墨爾根岱青、青洪台吉、濟克濟扎布、格魯克濟農、噶勒丹達什、岱旺台吉等，從阿拉善前來者有額普貝勒；由喀爾喀前來者有敦多布王、公察罕諾爾布、台吉拉旺扎木素等，漢、藏、蒙三方的許許多多的上、中、下人等驚天動地地進行護送，聲譽之盛，遍傳于三世間 53.。但是，在慶賀座床典禮的宴會中，漢官的坐席被安置在中間，青海蒙古被安置在候排，招待禮遇甚為冷落；請求饒恕第巴達孜巴 54. 的性命，又沒給面子；希望按照過去的舊例任命為藏王之事，又告落空，而康濟鼐則被任命為第悉之職 55.。由於如此等原因，對清廷怨望，發誓要進行叛亂。自衛地返回后，丹津王帶頭發動叛亂，洗劫了西寧方面的許多漢民村寨，搗毀了三洋井城地，一些寺院亦借著蒙古勢力，進行反抗清朝的舉動。彼此交戰時，（按即岳鍾琪）、年公爺（按即年羹堯）率領大軍，如夏季洪水，一瀉而至，丹津王逃往准噶爾。

木龍年（公元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甲辰），朝廷降旨：阿拉善蒙古全部徙居青海，越七載又復遷回 56。朝廷為了安撫照顧，對青海蒙古各部授以扎薩克職，其一切賞賜，悉從舊例。《拉摩授記》中說：“北方青海熱雜宮眾們，最好聽從觀音諭！”這個授記明確指出政治和宗教，不應錯過向前發展的緣起。

另據《蒙古冊府》記載，固始汗丹津法王大小兩福晉，大福晉生策楞伊勒都齊、多爾濟達賴洪台吉、呼魯木什額爾德尼岱青、桑噶爾扎、袞布車扎、達什巴圖爾台吉等六人。小福晉生祖謝圖丹津達延王、阿咱拉其欽洪台吉、阿玉什巴顏阿卜該、達藍泰等四人。策楞伊勒都齊的後裔為青海蒙古右翼，下面將要談到。另有一種說法，第六子以前的後裔，都屬於青海蒙古右翼云。

固始汗第二子多爾濟達賴洪台吉之子為巴圖爾洪台吉、達賴岱青洪台吉、畢魯咱納、噶勒丹岱青等四人。巴圖爾洪台吉之子額爾克諾顏、丹津洪台吉、噶勒丹達什、噶勒丹丹津等四人。老大及老三均無嗣。老二丹津洪台吉之子為丹津納木扎勒；老四噶勒丹岱青之子為貝勒達什車凌，其子為貝勒丹巴車凌，其子為貝勒濟克默特伊什、拉貢或叫巴登阿貝、喇嘛達賴錫勒圖或叫濟克默特貢噶等三人。長子之子為貝勒扎木把勒達爾濟，其子為貝勒那木喀旺扎勒、貝勒羅卜藏占巴等三人 57。那木喀旺扎勒之子為貝勒車凌諾爾布，七歲時死去，由其叔叔羅卜藏占巴繼承貝勒職，其子為青博布。拉貢之子為加窩台吉，現尚在世。岱青洪台吉之子為額爾克台吉，其子為郡王朋素克、扎薩克多勒瑪扎布 58、多爾濟南木扎勒、車扑爾額爾德尼台吉等四人。

朋素克之子為郡王貢楚克達什、羅卜藏丹垂、噶勒丹阿博等三人。貢楚克達什之子為索諾木多爾濟王，他父子二人對於佛教信仰誠篤、誓愿純潔。父親于班禪大師處受具足戒，被稱為拉尊嘉木樣嘉措，曾興修都藍寺等，迎請二世嘉木樣活佛弘法，王母子、達賴呼圖克圖、博特巴墨爾根曲結等僧俗二百余人被授予時輪、勝樂、密集、長壽、白傘蓋等灌頂及許多修習秘法的隨許，並聆聽了許多經綸的見解和指引。這個系統的索諾木達瓦，曾考取了拉仁巴格西的學位，被選送充任七世達賴噶桑嘉措的僧源 59。在孜布達拉宮中南木嘉扎倉勤習、實踐關於時輪方面經典的教授。當時，和后任拉卜楞寺大堪布的索諾木旺扎勒及索南扎巴齊名，被稱為青海的索南（索諾木）。后往拉卜楞寺，為該寺的時輪學院的僧侶們詳細講授各種儀軌的禪唱韻調、粉彩制法，並親自動手實際操作粉彩壇場，由一切知嘉木樣大師授時輪的灌頂。郡王的兒子索諾木多爾濟也先後迎請嘉木樣大師弘法兩次，受彌多羅灌頂和時輪的灌頂等，以及“豆迴”（煉毒）的灌頂並聆聽單傳的秘訣。信仰及其誠篤。此後不久，沒有經過多大的努力，輕易地獲得了親王的爵位。他的兒子為車凌端多布王，其子為鄔爾津扎布、林沁南木都勒扎薩克、塔爾寺的木雅（黑尼亥）活佛等三人，羅卜藏丹卻五嗣。噶勒丹喇卜坦阿窩之子為達賴呼圖克圖噶布藏喇布濟。多勒瑪扎布之子為達爾濟車凌扎薩克。多爾濟南木勒無嗣。

嘉華車扑爾之子為羅卜藏車凌，他的兒子為圖薩拉齊巴勒珠爾扎薩克 60。彼無子，由索諾木多爾濟王之弟多爾濟桑主布襲扎薩克之爵。其子為旺沁敦多卜扎薩克，其子為巴勒布達什隆主布扎薩克，他無嗣，由林沁南木都勒繼承他所遺的扎薩克之爵，彼有數子。畢魯咱納之子為杜惹力台吉、阿博切沁台吉、松扎布額爾德尼台吉等三人，為了政務關係，受到國法制裁。

固始汗法王第三子呼嚕木什額爾德尼岱青有達爾巴、朋素克、旺木沁、拉本、旺圖吉岱青、森格哈坦巴圖爾等六子。達爾巴之子為那旺垂布爾，其子為車凌敦多布。彼與上述朋素克均無子絕嗣。旺木沁之子為垂爾扎，其子為額爾德尼博肖圖及巴勒弩二人，均無子而絕嗣。拉本之子為多爾濟色布騰，無子絕嗣。旺圖吉岱青之子為色布騰博肖圖扎薩克、丹津貝子二人。色布騰之子為扎薩克差凌多爾濟，其子為羅卜藏車凌；其子為巴勒珠爾扎薩克，其子或繼承爵位者為噶勒丹丹忠；前者之子為扎薩克格拉克拉布坦及浪合貝二人；前者之子為扎薩克布顏達賴，他有一個兒子。丹津貝子之子為恰多爾扎布貝子，其子為賽爾多岱青的轉世扎木巴勒多爾濟、達賴切青肖圖素結多爾濟貝子、察罕凌增、夏瓊寺多瓦夏仲、羅卜藏旺舒克扎木素等四人。素結多爾濟或色布騰多爾濟之子熱特那森底貝子，其子為索諾木帕杰貝子，現在稱彼為賽爾多貝子。岱青諾顏察罕凌增之子為塔爾寺的曼仁巴 61.夏爾巴及陀顏羅合司二人，又另外一子為土敦尼瑪，共三人。

森格哈坦之子為達什敦多布，無子絕嗣。

固始汗法王之第四子桑噶爾扎之子為博羅合斯其，其子為達旺貝勒、索諾木達什二人。達旺之子為林沁納木扎勒，無子絕嗣。

索諾木達什之子為圖薩拉齊噶勒丹敦多部、噶勒丹旺扎勒、莽鼐貝子等三人。其長子、次子均無子絕嗣；莽鼐之子為羅卜藏色布騰貝子、巴勒濟特扎薩克、伊丹木、車松等四人。羅卜藏色布騰之子為旺扎勒丹津、朋素克喇布坦、車凌達爾濟等三人。旺扎勒丹津之子為格勒克納木扎勒。又羅卜藏色布騰之子圖薩拉齊車凌多爾濟、達爾濟車凌、袞楚克了布坦、丹津旺扎勒、拉桑濟、森珠扎木素等六人云。巴勒濟特之子拉布扎。伊丹木及車松二人無子絕嗣。固始汗法王第五子袞布車旺無子絕嗣。固始汗法王第六子阿庫達什巴圖爾被五世達賴喇嘛委任為青海蒙古總管。其子為羅布藏丹津王、唐拉扎布二人。丹津王之子為巴圖察汗、伊們汗二人。居于宮中 62.。據傳后者之長子及哈濟克濟扎布二人，在嘉慶時尚在云。唐拉濟布無子絕嗣。固始汗法王的第七子丹津達延王之子熱特那達賴汗、索諾木達什、索諾木多爾濟、索諾木袞布、根敦墨爾根諾顏等五人。熱特那之子丹津旺扎勒、拉藏汗二人。前者無子絕嗣。拉藏汗值子噶勒丹丹忠、蘇爾察（索爾扎），前者作洪台吉的義子。蘇爾察之子色布騰公，居于索諾木達什之子諾爾布朋素克，其子為達什巴勒珠爾，無子絕嗣。索諾木多爾濟之子為垂庫爾，其子為噶勒丹公，其子為丹津公、圖薩拉齊扎木曾、巴勒沁公等三人，均無子絕嗣。索諾木袞布之子為車凌公、圖薩拉齊垂仲扎木素二人。車凌公之子達什扎木公，其子為根敦敦多布，其子為伊喜爾什濟及台吉勒克協或稱為南俊木二人。前者之子珠爾墨特士登車凌公，其子為垂達爾公。垂仲扎木素之子為索諾木多卜濟公，因無子由其弟喇特拉錫第承襲。其子為策布爾公。勒克協台吉之子為圖薩拉齊達瑪林。根敦墨爾根諾顏之子為車凌公及班珠爾二人。前者之子為色布騰公、袞楚克扎布公二人。前者無子絕嗣。袞楚克公之子為垂仲扎布公及那旺勒克協二人。前者之子為格楞喇布濟，其子為瑪林扎布公，據說他有二子，名如瑞及班岱云。

圖薩拉濟班珠爾之子袞布扎布、更松、車扑扎木素、色拉寺格西丹扑爾陀顏、圖薩拉齊察罕扎巴等五人。長子之子為車松扎布、陀顏垂扑爾、巴伊達等三人。固始汗法王第八子阿咱拉車臣洪台吉 63.之子為墨爾根洪台吉、其欽台吉、卓哩克圖岱青等三人。

墨爾根洪台吉之子納木扎勒額爾德尼洪台吉、墨爾根岱青、阿哇噶喇布坦等三人。納木扎勒之子為青洪台吉及羅卜藏察罕王二人。后者之子為拉加岱青公、扎木巴勒扎克巴、格勒

克道布結、多爾濟車凌等四人。拉加之子為恭桑車凌扎薩克，彼無子，由其叔之子俄勒珠卜旺舒克承襲扎薩克爵。其子為現今之扎薩克達爾瑪什哩。俄勒珠卜旺舒克的叔叔為台吉桑布，其子為穆罕台吉。道布結之子為多爾濟、陀顏饒降巴次丞桑布等三人。多爾濟車凌之子為旺扎勒、達瑪林、伊什旺扎勒等三人。后者之子為墨爾根岱青仁欽達什，其子為丹正色布騰、博博扎薩克、巴特瑪色布騰等三人。達瑪林色布騰之子協喇布尼瑪，無嗣，博博亦無子。巴特瑪色布騰之子旺扎勒扎薩克，其子為根敦扎布，其子為袞布扎布扎薩克，據說他有幾個兒子云。阿哇噶喇布坦之子為扎薩克袞布拉布坦，其子為滿吉班岱扎薩克，其子為扎薩克索諾木穆扎勒，其子為敦多卜旺扎勒扎薩克，有子數人。卓哩克圖岱青之子為羅布藏達什。其欽岱青 64. 之子濟克濟扎布及車凌多爾濟扎薩克二人。后者之子為達克巴納木扎勒扎薩科，其子為諾爾布林沁扎薩克，其子為濟克默特扎薩克、陀顏格派二人。濟克默特無子，由圖薩拉齊敦果之子陀顏協喇布扎木素之弟索諾木旺扎勒承襲扎薩克爵。其子為陀顏及拉袞策扎勒托薩克。彼有數子云。

固始汗法王第九子阿玉什達賴烏巴什之子為爾力克台吉、森噶墨爾根台吉、巴圖爾濟農、博杜諾爾布扎木素、多哇曲結、圖司葉圖哈夏噶、阿特蓋、牛克查、博特巴、博羅班布、多爾濟扎布、扎卜等。森噶墨爾根之子為夏扎郭利。巴圖爾濟農之子為羅卜藏多爾濟、為皇上的額駙，去阿拉善，即阿寶王 65.，其子為阿拉善堅江等，直至今日，仍承襲王爵云。博特巴之子為車凌敦多布、宦其白、阿布諾顏等三人。宦其白之子為利特爾公，其子為桑日杰、旺扎勒、策科、拉本、嘉木樣扎巴等五人。阿布諾顏之子為策松，其子圖薩齊索諾木達爾濟、圖道布二人。

扎卜之子為達布扎薩克，其子為桑濟伊什，其子為車凌多爾濟扎薩克、陀顏板珠爾、拉松 66. 扎薩克等三人。候者之子一出家作班弟、一即扎薩克敦松，其子年幼，承襲扎薩克，名不詳。其他世系不明确。關於這一支，大眾所述，出入頗大。固始汗法王第十子達蘭台吉之子為阿齊巴圖爾、朋素克二人。后者無子絕嗣。阿齊巴圖爾（亦作伊齊巴圖爾）之子為托克托諾爾額爾德尼王 67.，其子為達爾巴、阿喇布濟公、圖薩拉齊索諾木達什、郡王索諾木丹津、羅卜藏扎布扎薩克、多爾濟公等。達爾巴無子絕嗣。阿喇布濟公之子為圖薩拉齊拉袞，其子為圖薩拉齊敦多布。索諾木達之子為袞木噶。

索諾木丹津王之子為藏咱王袞楚克扎布，其子為敦多布旺扎勒王、伊什達爾濟、夏井杜噶爾等三人。長子之子為岡噶爾王，無子，由其叔伊什達爾濟承襲王位。羅卜藏扎布扎薩克之子為袞木噶色布騰扎薩克，其子恰多爾 68. 扎薩克。因伊什達爾濟無子，由彼承襲王爵，遂向上繳銷扎薩克之印，兩旗合為一旗。其子即今之默勤王棍楚克濟莫特，其子為岱青及在塔爾寺出家的陀顏那旺。據說前者已有一兩個孩子云。多爾濟公有子圖薩拉齊、格隆等數人。其中幼子敦多布的兒子為巴貝、班穹二人，前者之子為古魯。

固始汗法王之兄巴巴噶斯（拜巴噶斯）、昆都倫烏巴什二人。拜巴噶斯之子噶勒達瑪，后者之子為哈木噶，除此之外不詳。

固始汗之弟為多諾扎薩克圖 69.、布雅鄂特歡二人。這兄弟五人被稱為五虎。加上異母弟哈木格博迪及哈納克圖謝冶圖，弟兄共七人。其中哈木格博迪無子絕嗣。

第四只虎多諾扎薩克圖的後裔有哈日格 70.扎薩克，其係系中有策瑪扎薩克吹仲扎布，其子為楞袞多爾濟扎薩克、喇嘛扎摩久、台吉額力介日蓋等三人。楞袞之子為額爾克巴雅爾 71.扎薩克、玉孜圖二人。前者之子為扎薩克濟克默特旺舒克、程勒南木卡、塔爾寺時輪學院退職喇本陀演扎木巴勒達爾濟，冬群 72.噶爾布扎薩克等四人。長子無嗣。程勒之子泰浪、通尕拉及一名僧侶共三人。濟克默特旺舒克死後由冬群承襲扎薩克，他承襲之後立即發兵向垂丹攻擊。喇嘛扎摩亦有數子。

哈納克圖謝圖 73.後裔有垂丹台吉、納爾扎薩克、達什策扑等。后者之子為扎薩克敦多布納木扎勒及袞桑二人。前者之子為扎薩克德金，彼無子絕嗣，由袞桑承襲扎薩克。現在彼之近親，有扎薩克旺欽扎木素。這些都稱為和碩特。

又五虎之第一，長兄拜巴噶斯之子鄂爾齊圖切欽汗及阿巴賴巴圖爾弟兄二人。前者之子噶勒達摩，系一英雄，他占領了哈薩克布然特及和屯的大部分地方，將額爾齊斯河此岸之俄羅斯人驅趕至彼岸，頗具聲威。切丹 74.台吉那爾索等三人也是拜巴噶的後裔。

第二只虎昆都倫之子有青巴圖爾、哦那克巴圖爾等，即以後在青海的丹津圖薩拉齊、車凌納木扎勒圖薩拉齊二人。第四只虎扎薩克圖多諾的後裔，即後來之茂扎拉、措龍台吉、哈爾貴扎薩克、扎薩克垂仲扎布等。第五只虎布顏鄂特歡巴圖爾無子絕嗣。

又有一文獻中記載，固始汗法王異母兄弟為哈麻黑旺圖，及哈納克圖謝雅圖二人。前者之子哦木寶、圖琥爾綽克圖、瑪拉黑爾根、巴采日台吉等四人。圖琥爾綽克圖有森格林沁、達爾巴、達木巴多爾濟、扎木揚等四子。長子之子為車凌納木扎勒扎薩克。其子為諾爾布台吉，他有索諾木喇布坦、桑賽什尼、鄂勒珠爾等四子 75.。後者之子為阿喇布濟。什尼之子為扎卜。達爾巴之子為林沁敦多布阿喜圖，達瑪林二人。前者之子阿喇布濟、木里青、羅卜藏達什三人。阿喇布濟之子為袞布莽科、隆日克、哈瑪杜爾等三人。達瑪林之子為扎薩克巴勒登。其子為扎薩克達喜垂布爾、巴拉爾達什策布爾 76.二人。前者之子為敦多布納木扎勒；巴雅爾之子索諾木旺扎勒。扎木揚之子阿旺敦多布及布婁克之子恰布、謝尼、宗木哲三人。恰布之子勒協。

瑪拉墨爾根台吉之子圖薩拉齊車凌，其子多勒瑪扎布及丹達爾。多勒瑪扎布之子噶布藏、羅卜藏達什、和作三人。噶卜藏之子圖薩拉齊昂科，百戶羅卜藏達什，其子索諾木。和作之子巴多柔，其子為柯斯科。哈納克圖謝雅圖之子為達賴烏巴什及莫諾克、繼納克、綽爾克圖、鄂爾布什等五人。綽爾克圖之子袞貢，其子為阿喇布坦及什熱。阿喇布坦之子旺扎勒，其子丹木巴，其子為袞木噶、噶勒坦、垂爾扎三人。垂爾扎之子森珠。什熱之子措汗，其子甲喇及策扑爾二人。前者之子合細贊根索諾木，其子敦多布。阿勒坦之子切丹車拜，其子恰布、垂丹格隆、丹巴格隆三人。恰布之子莫科萬。這就是見于記載的垂丹三十三台吉。

另外，不屬於固始汗家族的青海蒙古其他各部如下：過去，苟拉噶斯准噶爾、土爾扈特等彼此極為親近，但有一段時間內，發生不睦，准噶爾系統的色布騰台吉來青海游牧，因對六世達賴倉央嘉措赴京之事及水兔年（公元一七二三年，清雍正元年，癸卯）的戰亂有功，得車臣王爵。其子為車凌王，其子為多爾濟王、色布騰王二人，彼無子，遂由同時代的台

吉車木伯勒降襲貝勒爵。其子為垂仲扎布貝勒，其子為貝勒程勒巴勒珠爾 77.及台吉桑布二人。前者之子為納木扎勒達哇 78.貝勒，后者之子為圖薩拉齊堅木巴、台吉車凌達爾濟、坦永森木丹等三人。車凌達爾濟之子為什喇布及恩蘭班第二人。

又准噶爾額爾德尼巴圖爾洪台吉有十子，其第二子為卓哩克圖和碩齊，彼之第二子為納木齊扎木禪，其子阿喇布坦公為岱青洪台吉之婿。第一世嘉木樣赴青海湖弘法時，其子剛出生，請求護佑，遂賜以一度長之哈達巾打成的金剛結，讓其系帶，並授記道：“愿汝長壽並有益于我的寺院。”這位庫貝圖公納木扎勒車凌當達賴巴圖爾作亂時，鎮攝藏人，使戰亂平息下去。把達木蒙古編組為佐領，得到了貝子的封爵，連同衛地的封號，被稱為貝子巴圖爾岱青。娶拉嘉岱青之女為福晉，無子，遂將她叔叔格勒克道布結剛生下的孩子討來撫養，命名為齊默特達哇。班禪大師賜名為牟珠爾拉布坦多爾濟，聯係皇上所賜的封爵，故稱為牟珠爾貝子。其子為然那森第 79.貝子，其子為伊丹木車凌貝子。以上兩旗稱為准噶爾綽羅斯部。

墨爾根濟農來自土爾扈特，為阿庫巴圖爾之婿，固始汗委以軍官之職。其子為額爾克濟農，其子為額爾德尼濟農，其子為額爾德尼濟農，其子為納木錫哩策旺。彼于土鼠年去世時為了超荐，曾迎二世一切知嘉木樣大師，獻上祖先擔任噶丹頗章宮政教職務時到手珍藏的依止聖物聖大師的袈裟、披風，四世班禪羅桑曲結的五衣等佛物。由於無子，由同族的都勒瑪扎布承襲扎薩克之爵。其子為格寧或稱為羅卜藏垂達爾、林沁達哇二人。前者之子為喇卜噶 80.扎薩克、嘉楚克金巴、巴哇、陀顏垂巴勒等；後者之子為垂卓爾或稱為克吉、哲蚌寺多仁巴格西陀顏土敦、阿里克羅哇倉轉世的呼畢勒罕等三人。前者之子為金巴和班第二人。

又土爾扈特巴丹及塔爾巴弟兄二台吉中，巴丹之子為保拜索諾木達爾濟 81.首先獲得扎薩克的爵位；其子為棟扎薩克，其子為薩喇扎薩克；其子為達什喇卜坦扎薩克，群則 82.羅卜藏克楚克，薩木都布扎木素扎薩克等三人。塔爾巴之子為圖薩拉齊桑台爾及一名僧人。前者之子為圖薩拉齊朋素克、西貝二人。前者之子為扎薩克多爾濟旺扎勒，獲有“薩木主扎木素”（如意海）扎薩克之稱；其子為敦端多布納木扎（濟）勒扎薩克；其子為察罕仁增、貢楚克寧扎或尼瑪太、索諾木喇卜坦等三人。西貝之子為圖薩拉齊曼陀勒。多爾濟旺扎勒把扎薩克之爵位傳于其子，跟隨教長賽康巴去朝拉薩，現住在丹噶爾城（湟源縣城）中的一座小寺之中，取名為羅卜藏喬珠。

又土爾扈特諾顏格隆之子為扎薩克策塔爾本，其子為鄔僅扎薩克，彼無子，由同一宗的台吉伊丹（達）木承襲扎薩克爵，彼亦無子，在旗內又沒有同宗之人，向薩木都布扎木素扎薩克的旗中迎同一宗族的台吉袞木噶（貢格）襲扎薩克爵。其子為魯苟、堅木巴、旺舒克、顏派等四人。前後兩人無子，旺舒克之子為扎薩克達瑪林車凌，他起初沒有兒子接養敦多布納木扎勒扎薩克之小孩索諾木喇卜坦為義子。堅木巴之子為圖薩拉齊旺扎克，彼有數子。又土爾扈特察罕喇布的後裔居右翼。以上為土爾扈特部。

又垂覺爾台吉來青海後，在青海暴亂之時，獲得“衛藏公”之爵。其子為那旺塔爾巴 83.公，其子為旺扎勒敦多布公和圖薩拉齊班第二人。前者之子為達瑪璘公、旺沁、巴特瑪凌增等三人。達瑪璘之子為林（靈）沁旺舒克公，其子為多爾濟沙木公。旺沁之子為土敦巴勒森、

察罕、噶爾瑪達什等三人。圖薩拉齊班第之子為巴特瑪色布騰。這些都稱為和碩特 84。自喀爾喀來者為根登扎薩克。因與青海諸部不睦，由西寧辦事大臣多日格遣返原地，在他的遺墟中安置了達什敦多布扎薩克 85。其子為羅卜藏垂扑爾扎薩克，其子為策塔爾（車德爾）扎薩克，其子為濟克濟扎布扎薩克及班干二人。前者之子為察罕多爾濟 86。扎薩克，據傳彼有三子。這些稱為喀爾喀部。

總之，青海湖右翼和左翼中共有三十三個大部落，一百零一個佐領。現在有二十九位王、扎薩克、其名稱如下：右翼：王達什旺扎勒、政教合一的拉摩倉 87、袞布多爾濟扎薩克、魯本木扎薩克、土爾扈特扎薩克，計五位。左翼：羅卜藏金巴貝勒、車凌敦多布王、林沁南木卓爾扎薩克、布顏哈勒扎薩克、索諾木扑爾結貝勒、格勒克納木扎勒貝子、垂達爾公、策布克公、達勒濟布公、達爾瑪什利扎薩克、袞布扎布扎薩克、敦多布旺扎勒扎薩克、拉袞策扎勒扎薩克、扎薩克敦多布之子小扎薩克，默勒王濟克濟默特、切丹扎薩克冬群噶布及旺青扎木素，准噶爾貝勒納木扎勒達哇、伊丹車凌貝子；土爾扈特喇卜嘎扎薩克、敦多布納木扎勒扎薩克、達瑪璘車凌扎薩克、索諾木喇卜丹扎薩克；和碩（輝特？）多爾濟沙木、喀爾喀扎薩克車伯克多爾濟等。

以上所述，各種文獻頗不一致，著者所知不多，加之語言不通，未能詳為考證。茲不憚其繁，引述如上，以供今後歷史學家們之參考。篤信佛法的帝王們，崇奉釋尊聖教，他們的傳記中，對於因果二者，亦皆隨喜。若只頌譽己方，詆毀異己，乃純屬無聊之舉。六道眾生，各隨其善惡之果而流轉，對此，應生厭惡之思為宜。

獻于達賴喇嘛之部落，稱為公庄，獻于班禪額爾德尼之部落，稱為祥庄，各派有堪布經理。公庄堪布稱為索羅瑪堪布，他住在東科爾寺附近之處，有一座小寺。丹噶爾城（即湟源縣城），據說系青海叛亂事件之後新筑者。城內有金佛寺，亦名噶丹丹吉林，原系為村民們誦經的僧人們所建，後獻于東科爾呼圖克圖嘉木樣丹增嘉措。

扎藏寺噶丹曲科爾林，固始汗法王為其施主，系五世達賴喇嘛的親門弟子扎藏曲結嘉木樣喜饒于火牛（丁丑）年所建。他轉世的活佛為達爾汗呼圖克圖阿旺袞喬，現仍在轉世云。該寺由曲藏寺活佛圖登旺徐擔任法台，后委派欽吉饒絳巴羅卜藏嘉木樣為代理人，歷世曲藏活佛仍掌握這個傳統云。此寺有固始汗的腰刀，洛扎大成就者的手鈴，理塘版《甘珠爾》大藏經等等許多依止聖物。惹拉靜修庵，據說系夏瓊寺堪布惹拉諾們汗敦約堅贊所建。

阿里呼圖克圖第一世阿里巴達爾汗曲結，生于達延王進軍阿里時帶來的一個家族之中，曾為拉卜楞寺一切知第一世之侍者，晚年住在蒙古地區。其家廣有資財，丹津旺舒克王把文杜隆谷全部地段賜撥于他。有一次搬遷帳房時，看見望不盡頭的羊群。問：“這是誰家的？”“是您的。”“太多了，不大好！”全部施舍給拉卜楞寺的神變祈愿大法會上。有一天，看見了自己馬的前胸，意為之奪。就在舊覺阿釋迦殿中，塑了一尊約一層樓高的獅子吼聖像，人們嘆為觀止，稱為妙放瞻部河金光的佛像。又捐獻雕刻印版的經費，首先刻了《悟慧論》和《因理論》，以及其他許多部典籍，版首由第二世一切知題署。他曾和右翼王色都一同赴衛地，都是崇奉喇嘛上師的高傲的政教首領，在達賴喇嘛的座前，遇汗台吉、諾顏、昂瑣等，被設座于他們之下首。于是不肯就座，說道：“我在多麥時，是他們的上師，而今在教主之前，沒有必要把聖教的上下次序顛倒起來！”

諾顏曲結等即起立讓座。后于蒙古地方去世，他的呼畢勒罕轉世生于阿里克，名羅卜藏丹巴喇卜結，阿里巴倉沒有去贖。噶爾代達賴呼圖克圖的前一世阿旺謝珠嘉措，是康區被稱為達扎、尼扎二扎之一達扎轉世于青海者。拜西藏敏珠林寺德爾敦活佛昆仲為師，被傳記為從安多地區來的大悲觀世音的兩位施主達洛瓦和哦占貝吉旺徐的轉世。從奧力喀濟仲學習、聽經。他聞聽過的許多函經籍，被收于協扎喇嘛的書庫中云。曾任絳巴林的堪布。到這個地區之后，事業興盛，曾修建赤噶爾寺 88.，從西寧收羅寧瑪派密宗經典約三十函，帶到寺中，后來由色青活佛和郭密當家 89.師徒二人負責，運往德格，作為雕版的藍本。第七世達賴喇嘛噶桑嘉措和赤. 阿旺喬登師徒二人給曲藏. 圖登旺徐說：“青海方面，雖有幾位主持寧瑪派的人物，但不值得重視，唯有達賴呼圖克圖曾親近敏珠林和奧喀濟仲，深究寧瑪派教義。該地之人恐大有改宗寧瑪派可能，你必須趕快設法糾正。”偈語云“碎金之堆混赤血，鬼惹、餓鬼奔且跳，海潮興兮擾亂至！”授記的時機成熟和緣起機遇難以逆轉！當地居于角昂扎薩克旗中時，其僧侶信徒戶數達三百余戶云。他轉世的呼畢勒罕噶桑饒杰嘉措，生于十三勝生土蛇年（公元一七四九年，清乾隆十四年，己巳）。據說其前世于臨終時曾向眾人說：“為了護理屬民，要發愿轉世于有權有勢的人家。誰家好些？”眾答以“袞楚克王家名氣很大。”遂投身為王弟噶勒丹阿博隻子云。年幼時，被其父攜帶往拉薩，朝拜聖師徒，和喇嘛強巴結成法緣並聽經。回安多后，八歲時，在前一輩曲藏活佛處剃度出家，十二歲受沙彌戒，二十歲時受具足戒。先後得到許多灌頂、經教、隨許三方面的教授以及促使宗派純正的多方面究竟圓滿的學習。他加入曲藏寺經院中學習，積極鑽研《甘珠爾》大藏經的全部各函。在青海湖邊于第二世嘉木樣處緯細摩遺地聆聽《時輪》和《彌多羅》等經論，三十一歲時前赴西藏，在色拉寺結扎倉中學習，拜赤. 羅卜藏丹巴、雍增仁波切、隆多喇嘛等為師，達賴喇嘛授予額爾德尼曼珠室利諾們汗的名號及堪布服飾。三十五歲返回家鄉，給章嘉活佛貢獻了許多帙經籍。曾擔任曲藏寺堪布兩次及塔爾寺堪布一次，講授許多公共聽聞的經法和特授私人的經法。謙虛和諧，行止清淨。于六十歲土龍之年去世。他轉世的呼畢勒罕是曲藏呼圖克圖的學生，現住在青海。屬於這位活佛學習的班級之中，先後出現了大小瑪爾康夏仲、喇察曲結、大小索布夏仲等。大瑪爾康夏仲在哲蚌寺郭莽學院中學習經論時，與貢塘. 嘉貝樣 90.在同一個學習班級里，當返家鄉時，貢塘嘉貝樣手繪哲蚌寺圖以贈。他回答說：“我一睹此圖，就回憶起哲蚌寺矣”！晚年又赴衛地，在東西格倉潛心靜修，即在彼處逝世。小瑪爾康夏仲霞加倉是嘉貝樣的學生。

喇察曲結的事業也甚為增盛，把《甘珠爾》和《丹珠爾》大藏經及許多佛物迎至夏瓊寺，他曾任這個寺的密宗及時輪學院的赤巴（法台）。大索布夏仲羅卜藏曲扎嘉措曾在哲蚌寺學習，由於家鄉富裕，曾迎請《甘珠爾》、《丹珠爾》大藏經等。據說曾向第二世嘉木樣大師請問“法座六舉”的原因，被戲答以“應居于特殊的帳幔之中。”“當他表現成熟為世尊薄伽梵年幼之像時，十地菩薩都為之扶座”云。后迫于匪患，居于東科爾寺。他有兩位呼畢勒罕，其一曾在拉卜楞寺學習后去世，他的家族有夏仲三名，細情不詳。

其次，索諾木多爾濟王曾建多卜浪寺、貝勒垂扎布旗曾建扎西噶丹巴勒朱林，根登公曾建扎西曲珠林寺及喇嘛謝惹圖寺等眾多寺院云。

注釋：

- 1.此處記述有誤，阿拉淖爾亦譯作阿拉克湖，為柴達河上源湖泊之一，鄂陵湖則為黃河水系湖泊，兩者所處水系不同。但元明時，有些地圖，也把兩湖或鄂陵湖稱為阿刺腦儿。
- 2.按陶素淖爾今譯作托索湖、托素湖，實際就是當如措那克湖。亦作當給措那克。
- 3.今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及青海省樂都、互助北山地區。
- 4.見下瞿曇寺節中所述。
- 5.金字使者，亦譯作？使、欽使，為對皇帝使者的稱謂，此處借用作信使之稱。
- 6.這個阿里克，為當時在青海興海什安河流域游牧的部落，這個部落于清道光時，大部遷往今青海省祁連縣，一小部分遷往今青海省河南蒙古自治縣。當時，以部落之名作為這個地區的地名。
- 7.永謝卜，亦譯作永邵卜，似後者為筆誤。
- 8.八爾郭台吉，《蒙古源流》作巴爾郭岱青，為俺達汗從子。
- 9.此人《蒙古源流》作青巴圖爾，即《明史》之青巴都，藏文作色青洪台吉（徹辰洪台吉）。但《蒙古源流》則稱徹辰洪台吉于第三批往迎。“色青”即“徹辰”之異譯。
- 10.達延諾顏，《蒙古源流》中作第三批往迎者，第二批往迎者為淖哩克圖諾延。
- 11.和 12.在《蒙古源流》中，這兩個人是第一批前去歡迎之人。
- 13.三白指奶、酪、酥三者。
- 14.《蒙古源流》作察卜齊雅勒，即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恰卜恰。
- 15.即《明史》上之仰華寺。
- 16.指宗喀巴大師。
- 17.亦譯作息、增、懷、伏四業。
- 18.漢藏黃金橋，為藏族歷史上自古以來用以頌譽漢藏兄弟民族間堅如金石，牢不可破的團結、和好、親誼的形象化語言。
- 19.本書對於此名前後書寫不一，作“科力齊”，“科羅齊”等，有的資料中譯作“考李齊”，作為俺答汗之家臣。亦有認為即火落赤，似乎說合乎實際，見《明史·鄭洛傳》。
- 20.即聖·噶登嘉措，亦作聖·噶登熱巴。
- 21.《蒙古源流》作蘇密爾岱青。
- 22.“拉尊”為藏族對王族子弟出家為僧者的尊稱。
- 23.原文此處作二百錢，似以兩為是。
- 24.為管理僧眾的執事僧，俗稱鐵棒喇嘛，佛經中作“維那”。
- 25.在拉薩市布達拉宮右側。
- 26.夏仲，亦譯作沙布隆、曉仲。達壘夏仲系達壘噶舉派的夏仲。亦稱夏仲仁波切是是當時一位比較活躍的人物，常居中調停五世達賴和其他教派之間的糾紛。 27.亦譯作索南饒丹，又名索南群丕。這個人在對藏巴汗的鬥爭中是一個重要人物，他曾幾次到前後和土默特蒙古汗王共同商議對付藏巴汗的策略，也是請固始汗進藏的策劃人之一，后為西藏地方第一任第巴。參閱松巴·益喜班覺爾《青海史》。
- 28.見本書第三編關於卓尼部分的敘述。
- 29.火力齊，本書寫法不一，作“火力齊”、“火力茲”、“科洛齊”等，對照《明史》、《蒙古源流》似即火落赤。以后作火落赤。參看前面迎接三世達賴的部分。帕塔爾為火落赤所屬部落之一。
- 30.也有譯為噶瑪巴紅帽系蘭占巴喇嘛者。
- 31.粗扑寺即噶瑪噶舉派在拉薩北之主寺。

- 32.卻圖汗之子。
- 33.指林丹汗。
- 34.亦譯作巴圖爾琿台吉。
- 35.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岡察縣境。
- 36.指五世達賴喇嘛和四世班禪。
- 37.指藏巴汗。
- 38.這段敘述，為格魯派讓寧瑪派咒師進行誅法作辯護。聖教乃指格魯巴本派。
- 39.西藏的別名。
- 40.指八思巴請求元世祖忽必烈，准許藏傳佛教各派各自弘揚其教法，不必全宗薩迦派的事。
- 41.歷史上為對南詔之稱，此時指木里沐土司，系噶瑪巴的施主。
- 42.《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二，藩部五作“號鄂齊爾汗”。
- 43.即歷史上稱為拉藏汗擁立的第六世達賴喇嘛伊喜嘉措。（西藏眾僧俗不予承認的。）
- 44.即拉藏汗之子，《清史》中亦譯作索爾扎。
- 45.指清中央政府。本書按《藏史》傳統，往往以漢族代中央政府。
- 46.此人之名，前面作（賈瓦），此處及後面則作（扎卜），似以扎卜為是。
- 47.亦作塔薩博羅特，藏文作“塔博俄羅”。
- 48.即羅卜藏丹津之簡稱。
- 49.指察罕丹津。
- 50.原文有誤，應為皇十四子。
- 51.此人之名為羅桑程勒，賽科巴之意為青海廣惠寺僧“達喇嘛為喇嘛職銜之一，噶居巴系學位名”。
- 52.指自北路進軍的平逆將軍延信和由南路進軍的征西將軍噶爾弼。
- 53.三世間，佛教術語，指天世間，人世間和龍世間。
- 54.即准噶爾軍任命的偽第巴達克咱，亦譯作達克雜、達克扎。
- 55.此處所記“第悉”之論有誤。1721年，清廷廢除了總攬大權的第巴（即第悉）職位，“沿用拉藏汗時期噶倫組織形式‘設四名噶倫’共同主管西藏政務。封康濟鼐、阿爾布巴為貝子，隆布鼐為輔國公，頗羅鼐為台吉，俱授為噶倫”。見《清實錄·聖祖實錄》，卷二九一。
- 56.《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二，藩部五，《青海額魯特》中作“三年，詔以博羅充克克地給阿拉善郡王阿寶居之，鈴青海族屬，越七載始撤歸。”是阿拉善之遷居青海，在於監督青海蒙古。
- 57.原文此處作三人，實際只列二人，疑有闕漏。
- 58.亦作伊什多勒扎布。
- 59.為舊時指藏區各寺院僧侶名額來源的專門術語，此處指選派充任侍奉達賴的僧侶的來源。
- 60.此人之名中，圖薩拉齊為旗下職務名，漢文作協理，扎薩克為爵位，巴勒珠爾為其名。
- 61.曼仁巴為醫學院的最高學位。
- 62.羅卜藏丹津叛亂被清朝擊潰后，他逃奔准噶爾。准噶爾被討平后，他就擒，清廷宥其罪，隸內蒙古正黃旗（見《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二，藩部五）。此處所說“居于宮中”，當即指此而言。
- 63.前作黃台吉，此處則作洪台吉，前後不一。

- 64.前作台吉，此處又作岱青，前後不一。
- 65.見《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二，藩部五，第一四四六零頁及一四四四五頁。
- 66.亦作扎蘇王龍。
- 67.此人之名《清史稿》作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本書中前後不一。
- 68.亦作沙克都爾。
- 69.一作色棱哈坦巴圖爾。
- 70.亦作哈爾噶斯。
- 71.亦作恩克巴雅爾。
- 72.亦作通昌嘎爾布。
- 73.此人之名，記載不一。一作哈納克圖謝冶圖，一作哈那克圖。
- 74.原文作切丹，按上文所述，則作垂丹。原文前後不一。
- 75.文內只列三個人名，似少了一個人名，或“四”有誤。
- 76.此處作巴拉爾，下面又出一巴雅爾，似兩處有一筆誤處。
- 77.亦作德哩巴勒珠爾。
- 78.亦作那木扎勒丹巴。
- 79.亦作扎特那西第。
- 80.亦作喇布扎喇木楚克。
- 81.亦作索諾木喇布坦多爾濟者？
- 82.群則，為有一定的地位（貴族）和足夠的財力的僧人在寺廟中捐納（或經考試）的一種名銜。一般有三個級別：①溫群則，為全寺一級群則；②扎倉群則，為扎倉一級群則；③康村群則，為康村一級群則。得到這一名銜者，可以在寺院享受與身份相稱的一切豁免和特權。
- 83.亦作納罕塔爾巴。
- 84.按青海蒙古分為五部二十九旗，所謂五部乃指和碩特，綽羅斯，土爾扈特，喀爾喀和輝部等而言。此處把輝特部稱為和碩特者，乃由於輝特部起初依附于和碩特部之故。清雍正三年，始別設旗，不再隸屬於和碩特。本書作者依據的資料中，似尚未加以區別。
- 85.為根登之族兄。
- 86.亦有作車伯克多爾濟者？
- 87.指察罕諾們汗旗。俗稱白佛旗。
- 88.原文如是，疑為即貴德寺，確否待考。
- 89.為舊派在青海省共和縣所修的一座寺院。
- 90.為甘肅省；拉卜楞寺大活佛之一。